

734  
10  
263

左傳輯釋

五六

184  
21  
26

東 京 圖 書 館				
二 一 冊	二 六 號	六 九 架	一 三 四 函	和 書 門 類

石川  
鴻齋  
訓點

# 左傳輯釋

五

左傳輯釋卷六

日南 安井衡 著

僂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

杜隕落也開其隕視之石數之五各隨其開

見此後兩說之莊七年星隕如雨見星之隕而墜於四遠若山若水不見在地之驗而不見始隕之星史各據事而書

是月六鵠

退飛過宋都

杜是月隕石之月重言是月據同日鵠水鳥高

安釋文鵠五歷反本或作鷓

阮元云公穀作鷓說文引傳亦作鷓史記宋世家索隱引同然則三傳經文本皆作鷓字說文無鷓字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杜無傳稱字者貴之公與小敘故書日

夏四月丙申鄆季姬卒

杜無傳秋七月甲子公

孫茲卒

杜無傳冬十月二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

男邢侯曹伯于淮

杜臨淮郡左右

十六年春隕石于宋五隕星也

杜但言星則據星使石隕故重言隕星

安衡案石為地氣所隕

飛於空中受日光以為光見之如星古人六鷁退飛過宋都風也註杜六鷁

因所見名之為隕星非實為在天之星也註杜周內史叔興聘于宋宋襄公問焉曰是何祥也

吉凶焉在註杜祥吉凶之先見者襄公以為石隕註杜對曰今茲魯多大喪註杜

明年齊有亂君將得諸侯而不終註杜魯喪齊亂宋襄公不終別

退而告人曰君失問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註杜言石隕鷁退

為非人所生襄公不知陰陽而問人事故曰君失問註安正義服虔云鷁退風咎君

公不問已行何失而致此變但問吉凶焉在以為石隕鷁退吉凶所

吾不敢逆君故也註杜積善餘慶積惡餘殃故曰吉凶由人

克救徐而還註杜厲以救徐註杜秋秋侵晉取狐廚受鐸涉汾及昆都

因晉敗也註杜狐廚受鐸昆都晉三邑平陽臨汾縣

徵諸侯而戍周註杜十一年戎伐京師註杜冬十一月乙卯鄭殺子華註杜

十二月會于淮謀郟且東略也註杜郟為淮夷註安九年

亂不果城而還註杜役人遇厲氣不堪註杜久駐故作妖言

十有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夏滅項註杜項國今汝陰項縣公在

人姜氏會齊侯于卞註杜卞今魯註杜九月公至自會註杜公既見執于齊

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註杜與僖公八同註杜盟赴以名

傳十七年春齊人為徐伐英氏以報婁林之役也註杜英氏楚與國

公之在梁也梁伯妻之梁嬴孕過期註杜過十月不產註杜懷子曰彘

卜招父與其

子下之杜 招父 其子曰將生一男一女招曰然男為人臣女

為人妾故名男曰圉女曰妾杜 及子圉西質妾為宦女

馬杜 宜事秦 師滅項杜 淮之會公諸侯之事未歸而取

項杜 淮會在前年冬諸侯 齊人以為討而止公杜 內諱執安 衡案云

軍陳 秋聲姜以公故會齊侯于下杜 齊姜僖公 九月公至書曰至

自會猶有諸侯之事焉且諱之也杜 即見執故託安 正義實無諸侯

會者尚似有諸侯之事焉衡案猶有諸侯之事會同之事未終又諱

人三王姬徐贏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內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

六人安 阮元云漢書五行志注李善注文選范蔚宗後漢書皇后紀論引無內

句內似贅疑涉後因內寵之文而衍且杜氏不應舍此句而注下句也衡案內寵去

內上句好內足矣何必更言多寵此內寵內嬖並言則內寵非婦人也下文雅巫有

寵於衛共姬及亦有寵皆承此寵字知內寵桓公所寵之內臣也蓋桓公好內內嬖

所寵亦寵之故多內寵下文雅巫云云傳舉其一以見所以多內寵也杜舍此內寵而注

元 鄭姬生孝公杜 昭 葛贏生昭公杜 潘 密姬生懿公杜 子公

商 宋華子生公子雍杜 華氏之 女子姓 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

為大子雍巫有寵於衛共姬因寺人貂以薦羞於公杜 雍巫雅人

牙 亦有寵公許之立武孟杜 易牙既有寵於公為 管仲卒五公子

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杜 乙亥月 易牙入與寺人貂因

內寵以殺羣吏杜 內寵內官之 有權寵者 安 惠棟云服虔曰內寵如夫人者六人

蓋謂易牙侍人貂皆內臣之有權寵者而傳云因內寵則內寵非內臣也不知上文

云多內寵則內臣有寵者不止此二人特此二人內寵之最有權寵者故二人

相謀因其徒以作亂耳但其徒權寵皆未如二人故云因內寵而杜云內官之有權

寵者是其微誤先儒多以內寵為婦人惠又清儒之翹楚而亦襲其謬恐後學惑之

故特舉 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十二月乙亥赴辛巳夜殯杜 十六 而正之 七日 乃殯

經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會伯衛人邾人伐齊註杜納孝公夏師

救齊註杜無傳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廩丘齊師敗績註杜無虧既死

齊桓公註杜十一月而齊亂故註杜冬邢人狄人伐衛註杜秋八月丁亥葬

齊桓公註杜八月無丁亥日誤註杜冬邢人狄人伐衛註杜齊桓公註杜齊桓公註杜

伯始朝于楚註杜楚子賜之金既而悔之與之盟曰無以

鑄兵註杜楚金註杜安正義考工記云吳越之劍是故以鑄三鐘註杜古者以銅為

齊人將立孝公不勝四公子之徒遂與宋人戰註杜無虧已

夏五月宋敗齊師于廩立孝公而還秋八月葬齊桓公註杜

冬邢人狄人伐衛圍苑圃衛侯以國讓父兄子弟及朝

衆曰苟能治之燬請從焉註杜燬衛文註杜衆不可註杜不聽衛

于訾婁註杜陳師訾婁註杜安衛案後本多作從阮元云石經宋本註杜狄師還註杜

新里秦取之

經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註杜稱人以執宋以罪及民

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註杜無傳曹雖與

己酉邾人執郕子用之註杜稱人以執宋以罪及民告宋用之

郕子會盟于邾註杜盟諸侯既罷

鄭乃會之於邾註杜正義劉炫規

使邾而以邾自用為文南面之君善惡自專不得託之於他命註杜

子友用之不言岡山此何須云于杜衛案宋襄欲脩霸業必不執無罪之君稱人以

執罪實及民不唯從赴告也勝于書名罪重郕子不書名雖不及盟猶會于邾而邾

爲罰已虐故直書用之言若用畜產也不書社赴不及也不書宋

及不書名皆從赴註杜衛案秋宋人圍曹傳云討不服也則此曹人

不肯致餼無地主之禮故不以國註杜蓋曹大夫也曹伯不服唯大夫與盟故不盟

地而曰曹南所以及秋而見圍註杜于費而盟于曹南此足以見其致討故經從

實直書其致餼與否經傳無文不必論也註杜鄭乃會之於邾註杜正義劉炫規



所軍之壘言 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杜詩大雅言文王之教自近

及遠寡妻嫡妻謂夫

不增兵也 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盍姑內

省德乎無闕而後動陳穆公請脩好於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

盟于齊脩桓公之好也 杜宋襄暴虐 梁亡不書其主自取之也 杜不

取梁者 初梁伯好土功亟城而弗處民罷而弗堪則曰其寇將

至乃溝公宮 杜溝 日秦將襲我民懼而潰秦遂取梁

二十年春新作南門 杜魯城南門也本名稷門僖公更高大之今猶不

與諸門同改名高門也言新以易舊言作以興 夏郕子來

朝 杜無傳郕 五月乙巳西宮災 杜無傳西宮公別宮也天 鄭人入

滑 杜入例在襄 秋齊人狄人盟于邢冬楚人伐隨

二十年春新作南門書不時也 杜失土功 凡啓塞從時 杜戶

道橋謂之啓城郭牆壘謂之塞皆官民之開閉不可一日而闕故特隨壞時而治之

今僖公修飾城門非開閉之急故以土功之制識之傳據啓塞皆從土功之時故別

起從時 正義服虔云闕扇所以開鍵閉所以塞有令仲春脩闕扇孟冬脩鍵閉

是已如門橋敗壞乃非常之變能者隨宜處之不 滑人叛鄭而服於衛夏

鄭公子士洩堵寇帥師入滑 杜公子士鄭文公子 秋齊狄盟于邢

為邢謀衛難也於是衛方病邢隨以漢東諸侯叛楚父楚鬪穀

於蒐師師伐隨取成而還君子曰隨之見伐不量力也量力而

動其過鮮矣善敗由己而由人乎哉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

杜詩召南言豈不欲早暮而行懼多露之濡已以喻 宋襄公欲合諸侯臧文仲聞之曰以欲從人則

可 杜屈己之欲 以人從欲鮮濟 杜為明年鹿

二十有一年春秋侵衛 杜無傳為 宋人齊

衡案傳不釋者以前年傳可推也

衡案傳不釋者以前年傳可推也



人楚人盟于鹿上

杜鹿上宋地汝陰有原鹿縣宋為盟主故在齊人上

夏大旱

杜書旱自夏及

秋五稼皆不收註正義周之夏即今之二月三月四月也於時方欲下種此月不雨未能悉皆不收不收之後擇最早之月而書故書夏大旱也衡案傳云是歲也秋宋公饑而不害旱不及秋不成饑故杜知自夏及秋經言夏者蓋舉其初也

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孟

杜孟宋地楚始與中國行會禮故稱爵 執宋

公以伐宋

杜不言楚執宋公者宋無德而爭盟為諸侯所疾故總見眾國共執之文

冬公伐邾

杜無傳為邾滅須句故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杜無傳獻宋捷也不言宋者秋伐宋冬來獻捷事不異年從可知不稱楚子使來不稱君命行禮

于薄釋宋公

杜諸侯既與楚共伐宋宋服故為薄盟以釋之公本無會期聞盟而往故書公會諸侯

二十一年春宋人為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楚人許之公

杜此則會孟之諸侯也一事而再見者前目而後凡自謂前已歷序故後總言耳非為魯公變文也

子自夷曰小國爭盟禍也宋其亡乎幸而後敗

杜謂軍敗 夏大旱

公欲焚巫尪

杜巫尪女巫也主祈禱請雨者或以為非巫也病之入其面正義檀弓云歲旱穆公召縣子而問焉曰天久不雨吾欲暴巫而奚若禮記既言暴巫又別言而暴人之疾子虐無乃不可與又曰然則吾欲暴巫而奚若禮記既言暴巫又別言暴巫巫尪非一物記言暴人之疾子則尪是病人或說是也

臧文仲曰非早備也脩城郭貶食省用

杜陸榮云既言省用矣不應重言務儉林堯叟謂以稼穡為務如漢貸民種食之類者是也外傳

務穡勸分

杜穡儉也勸分有無相濟

生若能為旱焚之滋甚公從之是歲也饑而不害

杜不傷害民

何以堪之於是楚執宋公以伐宋冬會于薄以釋之子魚曰禍

杜釋經所以不書饑

猶未也未足以徵君

杜為二十二年戰泓傳 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實司大

睥與有濟之祀

杜司主也大睥伏羲四國伏羲之後故主其祀任今任城縣也顓臾在泰山南武陽縣東北須句在東平須昌縣西北

也

杜

也

杜

也

杜

也

杜

也

杜

也

杜

也

杜

四國封近於註安 阮元云五經文字云暉古帝號皆從 以服事諸夏註杜 與諸

濟故世祀之註安 日月之目從白者誤石經宋本作暉 服王註安 衡案顯史為魯附庸則三國亦必 事 附庸有所服從故云服事諸夏 邾人滅須句須句子來奔因

成風也註杜 須句成 成風為之言於公曰崇明祀保小寡周禮也註杜 此邾滅須句而曰蠻夷昭二十三

年叔孫豹曰邾又夷也然則邾雖 曹姓之國迫近諸戎雜用夷 禮故極言之猶夏亂諸夏 若封須句是崇暉濟而脩祀紓禍也註杜 紓

也為明年註安 中井積德 也為明年註安 云紓緩也

經二十有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註杜 須句雖別國而前弱不能自通為 魯私屬若顯史之比魯謂之社稷

之臣故滅奔及其君皆略 不備書惟書伐邾取須句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秋八月丁未

及邾人戰于升陘註杜 升陘魯地邾人縣公曹于魚門故 深恥之不言公又不言師敗績 冬十有一月己

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註杜 泓水名宋伐鄭楚救之故戰也 楚告命不以主師人數故略稱

人

二十二年春伐邾取須句及其君焉禮也註杜 得恤寡 小之禮註安 衡案禮 以治世

安民為本故凡存亡國繼絕世傳皆書曰禮若楚復陳 蔡本自滅之然亦稱禮以褒之不特以其恤寡小也 三月鄭伯如楚夏宋

公伐鄭子魚曰所謂禍在此矣註杜 怒鄭至楚故伐 之為下泓戰起 初平王之東遷

也註杜 周幽王為犬戎所滅平 王嗣立故東遷維註邑 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註杜 有 被髮而祭 有象夷狄 秋

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註杜 九姓之戎居陸渾在秦晉西北二國誘而徙 之伊川遂從戎號至今為陸渾縣也計此去

辛有過百年而云不及百年 傳舉其事驗不必其年信 晉大子圉為質於秦將逃歸謂嬴氏曰

與子歸采註杜 嬴氏秦所妻 子圉懷嬴也 對曰子晉大子而辱於秦子之欲歸不

亦宜乎寡君之使婢子侍執巾櫛註杜 婢子婦人 之卑稱 以固子也從子

而歸棄君命也不敢從亦不敢言遂逃歸註杜 傳終史 蘇之占 富辰言於

王曰請召大叔註杜 富辰周大夫大叔主 子帶十二年奔齊 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

杜詩小雅言王者為政先和協近親則昏姻甚相歸附也鄰猶近也孔甚也云旋也

吾兄弟之不協焉能怨諸

侯之不睦王說王子帶自齊復歸于京師王召之也

杜傳終仲孫

為二十四年天

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

杜小

也安衡案卑

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

安衡案言既已稱

無備

雖眾不可恃也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杜詩小雅言

又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

杜顯明也思

安陸彖云注

命不易哉

杜

周頌言有國宜敬戒天

先王之明德猶無不難也無不懼也況我小

國乎君其無謂邾小讒虜有毒而況國乎弗聽

安正義通俗文云

蠅毒傷

八月丁未公及邾師戰于升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曹縣

諸魚門

杜曹兗蓋魚

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

曰

杜大司馬固莊公

陸彖云此稱大司馬下言司馬又言子魚實一人也史

馬公孫固相善考世家猶在戰泓之後則此是子魚無疑也固諫者猶云固諫固諫

子印下言司馬握節以死知大司馬即司馬也定十年公若鮑固諫知固諫之為堅

辭以諫也衡案固故通固謂其事仍故禮再辭為固辭三辭為終辭固諫固諫義亦

同傳先此不載諫辭而言固諫故杜以固為大司馬名耳然十九年至此下宋人諫

其君者唯一子魚而其意皆同則大司馬為子魚無疑矣蓋子魚初諫以勿戰而宋

公不聽繼以此辭初諫不足載載其再諫故傳曰固諫耳八年宋公疾大子茲父固

請曰亦不載初諫而天之棄商久矣君將興之弗可救也已

杜言君

所棄必不可不陸彖云言違天舉事必將獲罪弗可救宥也從杜說則讀至弗

如赦楚勿與戰

安陸彖云言違天舉事必將獲罪弗可救宥也從杜說則讀至弗

可句絕而以赦也已自為句不成文理顧炎武云猶書言不可

違衡案弗不雖通弗字稍重古人未有謂不可為弗可者注非也弗可赦宥亦近不

詞今案赦釋通解也言其罪不可解脫也成十三年呂相絕秦文猶願赦罪于穆公

襄二十一年叔向室老曰樂王鮒言於君無不行求赦吾子吾子不許昭五年叔孫

昭子數豎牛罪曰又披其邑將以赦罪皆當訓解杜能注願赦罪于穆公為解而至

此以弗可弗聽冬十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既成

列楚人未既濟

杜未盡渡

司馬曰

杜子魚

彼眾我寡及其未既

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

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註杜門官守門者師行則在君左右殲盡也

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註杜二毛頭白古之為軍

也不以阻隘也註杜不以阻隘也衡案阻隔也言不以兵隔絕之險隘之地

寡人雖亡國之餘註杜宋商紂不鼓不成列註杜阮元云李善注魏都賦

子魚曰君未知戰勅敵之人隘而不列註安辨亡論頗延年陽給事

天贊我也註杜勅強也言楚在險隘不

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註杜雖因阻擊之

之勅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者獲則取之何有於二毛註杜今之勅者

明恥教

戰求殺敵也註杜明設刑戮

勿重註杜言尚能

其二毛則如服焉註杜則敵不死故宜重之也

用也註杜為利

而用之阻隘可也註安衡案有利而用

子於柯澤註杜楚子還過鄭文公夫人羊氏

示之俘馘註杜師縉楚樂師也俘

見兄弟不踰闕註杜闕門

戎事不邁女器註杜邁近也器物也言俘

儼嚴未註安衡案說文儼互不整也

丙子晨鄭文夫人羊氏姜氏勞楚

楚子使師縉

子於柯澤註杜楚子還過鄭文公夫人羊氏

安陸祭云依注所言是以倖馘為器與傳文不相應矣郭定襄曰言我事尚  
嚴不近女子所御之器物况使婦人至軍中又示以倖馘乎此說是也  
丁

丑楚子入饗于鄭註杜為鄭九獻註杜獻酒而禮畢註杜庭實旅百註杜庭  
所陳品加邊豆六品註杜食物六品加於邊註安衡案木曰豆竹曰籩上公籩豆  
數百也

饗畢夜出文芊送于軍取鄭二姬以歸註杜二姬文註杜叔詹曰楚王  
其不沒乎註杜不以壽終為禮卒於無別無別不可謂禮將何以沒諸

侯是以知其不遂霸也註杜言楚子所以師敗城註杜濮終為商臣所執

經二十有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繹註杜繹宋邑高平昌邑註安馬宋璉云  
州記曰山陽有東繹城鄒衍曰余登繹城以望宋都者也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註杜盟三同秋楚

人伐陳註安衡案僖四年書楚屈完來盟于師二十一年書秋宋公楚子云會  
能循禮制故略稱人蓋夷之也冬十有一月杞子卒註杜傳例曰不書名未同盟也杞入春  
用夷禮註杜賤稱子

二十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繹以討其不與盟于齊也註杜十九  
于齊以無忘桓公之德而宋獨不註安衡案齊桓最與宋襄善至託其子齊之盟諸  
會復召齊人共盟鹿上故今討之註杜侯無忘桓公之德而宋及不齊所以見討也  
故傳以不與盟於齊釋之鹿上之會齊人不往則註杜夏五月宋襄公卒傷於

泓故也註杜終子魚之言得死為幸秋楚成得臣帥師伐陳討其貳於宋也註杜  
成得臣遂取焦夷城頓而還註杜焦今譙縣也夷一名城父今譙郡城父註安  
衡案將納頓子故城之子子文以為之功使為令尹叔伯曰子若國何註杜叔伯  
夫遠臣也以為註安衡案以其剛腹也子文亦知之對曰吾以靖國也夫

有大功而無貴仕註杜貴仕註杜其人能靖者與有幾註杜言必矜功為亂  
不可不賞

九月晉惠公卒註杜經在明年從赴懷公命無從亡人註杜懷公子圉註安王念  
懷公下脫立字則與上句不相承唐石經已然而各本皆沿其誤凡諸侯即位必書  
某公立此不書立亦與全書之例不符大平御覽人事部五十九治道部二兩引此  
文皆作懷公立命無從亡人則宋初本尚有未脫立字者衡案先君卒踰年即位春  
秋之例也是時惠公卒未踰年故不言立未嘗不與全書之例合御覽有立字者以

五身耳舉

意增之耳，王父子讀書不精，特期期而不至無赦。安傳遜云：蓋懷以意限之，其聰明喜駁古文，其謬宜矣。

之，衡案下文冬懷公執狐突，注云：未期而執突，是杜讀此期為一期十二月也。非。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

弗召。杜注：偃子犯也。冬懷公執狐突，曰：子來則免。杜注：未期而執突，以不召子故。安：衡案：過期而二子不至，對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質，貳乃辟也。杜注：名書於所臣之策，屈膝而君，陸榮云：質與贄通，管子：令諸侯之子將，委質者皆以雙虎之皮，晉語：臣委質於

程之鼓，韋注：質贄也，士贄以雉，依杜說則質讀如字，非也。衡案：凡贄必授之，唯見君則委而不授，故謂仕為委質矣。今臣之子名在重

耳，有年數矣，若又召之，教之貳也。父教子貳，何以事君？刑之，不

濫君之明也。臣之願也。淫刑以逞，誰則無罪？臣聞命矣，乃殺之。

下偃稱疾不出，曰：周書有之，乃大明服。杜注：周書康誥言君能大明則民服。已則不

明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民不見德而唯戮，是聞其何後之有。

杜注：言懷公必無後於晉，為二十四年殺懷公張本。十一月，杞成公卒，書曰：子杞夷也。杜注：成公始行

夷禮以終其身，故於卒貶之，杞實稱伯仲，尼以文貶稱子，故傳言書曰：子以明之。

不書名，未同盟也。凡諸侯同盟，死則赴以名，禮也。杜注：隱七年已見，今重發不書名者，疑降爵故也。此凡又為國史承告而書例。安：衡案：隱七年

不書名，既同盟，死則赴以名之例，未及雖未同盟，赴以名則亦書名之義，故此傳重發例耳。

赴以名則亦書之。杜注：謂未盟

不然則否。杜注：謂同盟而赴以名告。辟不敏也。杜注：敏猶審也。同盟然後告名赴者，之禮

之宜不同，故傳重詳其義。安注：顧炎武云：疑此三句俱謂未同盟者。陸榮云：襄十四年有臣不敏

辟不敏也，總承凡諸侯以下。顧說未盡，敏陸訓達是也。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晉人伐諸蒲城。

五年，蒲城人欲戰，重耳不可，曰：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祿。杜注：五年

享受也，保猶恃也。安注：正義以祿生，故謂之生祿。沈彤云：楚語：觀射父云：能知四時之生，韋昭云：生嘉穀，非卯之屬。漢書：郊祀志云：神降之嘉生，應劭云：嘉穀也。

此生字當亦謂穀，不如正義所云也。尚書克綏先王之祿，永底烝民之生，亦以生與祿對，言衡案保也有也。守也。生與祿對，蓋謂凡土地所生供人食用者。於是

乎得入。杜注：致衆以祿。有人而按罪莫大焉。杜注：按報

之命，不拔。吾其奔也。遂奔狄，從者狐偃、趙衰、杜注：衰趙

夙、顛、頡、魏、武子。杜注：夙弟，顛頡魏武子

杜注：夙弟，顛頡魏武子

武子司空季子註胥臣曰季也時狐毛賈佗皆從而獨舉此五人賢而有大功註安衡案國語宋公孫固言於襄公曰晉公子

好善不厭父事狐偃師事趙衰而長事賈佗此三人者實左右之公子居則下之動則諮焉昭公十三年傳叔向曰有先大夫子餘子犯以為腹心有魏犢賈佗以為股肱則賈佗未必不賢於類頡等而傳不書者蓋重耳初奔狄從者唯狄人伐虜

此五人叔向云生十七有上五人正謂此狐毛賈佗後出而從之耳

咎如註別種也隗姓註安衡案廣諸本作厲九經字樣云厲音廣左傳厲咎如與石經合今從之

叔隗季隗納諸公子註公子取季隗生伯儵叔劉以叔隗妻趙衰

生疇註宜子將適齊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對

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則就木焉註杜言將死人未請待子不復成嫁

處狄十二年而行註杜以五年奔狄至十六年而去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於五

鹿註杜五鹿衛地今衛縣西北有地名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怒

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註杜得土有國之祥故以為天賜

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註杜四馬為乘八十匹也

將行謀於桑下註杜齊桓既卒知孝先蠶妾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殺

之註杜姜氏重耳妻恐孝公怒其去故殺妾以滅口

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

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懷與安實敗名註安衡案與本或作其阮元云

公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

及曹曹具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註杜薄迫

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

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註杜若遂以

夫子必及其國註安陸祭云傳文云若以

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貳焉註杜自貳自別

乃饋盤飧寘盤焉註杜無

竟外之交故用盤藏壁殮中不欲令人見公子受殮及壁及宋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

及也社贈送也及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叔詹諫曰臣聞天之所啓人弗

同姓其生不蕃社啓開也晉公子有三焉天其或者將建諸君其禮焉男女

足以上入而從之三也社蕃息也晉公子姬出也而至于今一也社狐戎

過子弟固將禮焉況天之所啓乎弗聽及楚楚子嚮之曰公子

若及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

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靈社衡索靈也得及晉國晉楚治兵遇於

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獲命社三退不得也其左執鞭弭右屬囊

鞬以與君周旋社弭弓末無緣者囊以受箭鞬以受弓屬者也周旋相追逐也

殺之社畏其志大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社志廣而體儉文而有禮其從

者肅而寬社肅敬也忠而能力晉侯無親外內惡之社晉侯惡也吾

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乎天將興之誰

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乃送諸秦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社

奉匭沃盥既而揮之社匭沃盥器也正義為公子澆

既而以濕手揮之使水滂沱其衣故云揮滂也馬宗琬云儀禮土昏禮夫入於室即

於南洗御沃婦盥於北洗夫婦始接情有廉恥勝御交道其志秦以文嬴妻文公以

注水衡案重耳盥畢揮手去水故云揮之揮之則水滂於衣下句云怒

晉匹也何以卑我社匹敵也公子懼降服而囚社去上服自拘也怒曰秦

他日公享之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社去上服自拘也

服虔云申意於楚子伸於知已降服於懷嬴屈於不知已

之拜孫炎曰緣謂繳束而漆之拜骨飾兩頭者也方言云子藏謂之鞬此鞬鞬二物必一弓一矢以鞬是受弓故云囊受箭衡索繫兵衣也

懷嬴子圍妻子圍謚懷公故號為懷嬴



社有文辭也請使衰從公子賦河水

社河水逸詩義取河水

社安衡案河水

不可得而知

公賦六月

社六月詩小雅道尹吉甫佐宣王征伐喻公子還晉必

社能匡王國古者禮會因古詩以見意故言賦詩斷章

社既逸其義

也其全稱詩篇者多取首章之義他皆放此

趙衰曰重耳拜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

而辭焉

社下階一級辭公子稽首

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

敢不拜

社詩首章言匡王國次章言佐天子故趙衰因通言之為明年秦伯納之張本

社

經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夏狄伐鄭秋七月冬天王出居于鄭

社

社喪王也天子以天下為家故所在稱居天子無外而書出者譏王蔽於匹夫之孝不顧天下之重因其辟母弟之難書出言其自絕於周

社晉侯夷

吾卒

社文公定位而後告未同盟而赴以名

傳二十四年春王正月秦伯納之不書不告人也

社納重耳也

秦伯納之若依成十八年傳當言不書不告歸而今云不告人益信左氏原文作國逆而立之日歸諸侯納之曰入杜據誤本立說傳例遂不可通焉

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羈縻從君巡於天下

社羈馬羈

猶知之而況君乎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

白水

社子犯重耳舅也言與舅氏同心之明如

社陸祭云程大昌曰詩云有如

文公之誓其語亦放乎此而意則異焉蓋要質河神使司其約耳故史記改為之言曰若及國所不與子犯共者河伯視之斯得其旨矣邵文莊公曰諸言有如日有如河有如上帝先君之類皆謂其神臨之必降之罰也衡案河水濁故名黃河今日白水者黃中帶白驗之濁水皆然重耳欲取明白之義故曰白水耳投璧于河者質其信於河使狐偃信之有如日有如河亦皆質諸其神邵說是也

泉取白衰

社桑泉在河東解縣西

二月甲午晉師軍于廬柳

社懷

遺軍距

秦伯使公子繫如晉師師退軍于郇

社解縣西北

辛丑狐偃

及秦晉之大夫盟于郇壬寅公子入于晉師丙午入于曲沃丁

未朝于武宮

社文公之祖

社安

王引之云丁未下當有入于絳三字而今脫去武宮在絳不在曲沃必先入于絳而後朝于武

宮若但言入于曲沃而不言入于絳則似以武宮為曲沃之廟矣且即位必於國中豈有言入于曲沃而不及入于絳者乎晉語載此東正作丙午入于曲沃丁未入于絳即位於武宮是其明證武宮在絳者曲沃自武公始為晉侯而徙絳故於絳立武宮也韋昭不悟傳傳之朝于武宮在入于絳之後乃謂武宮在曲沃疏矣衛案武宮之在絳在當時人皆明知之云朝于武宮則其入于絳可知故傳省文不言耳

告也杜懷公奔高梁高梁在平陽揚縣西南再發不告者言外諸侯人及見殺亦皆須告乃書于策

呂卻畏逼杜甥

焉杜辭不見

後余從狄君以田渭濱杜田獵女為惠公來求殺余命女三宿

女中宿至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夫祛猶在杜披所斬文公衣袂也

對曰臣謂君之入也其知之矣杜知君人之道

若猶未也又將及難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唯力是視

蒲人狄人余何有焉杜當二君世君為蒲狄之人於我何義

君即位其無蒲狄乎杜衛案言已欲亦為文公除難

相杜乾時之役管仲射桓公中帶鉤

君若易之何辱命焉杜言君反齊桓已將自去不須辱君命

甚眾豈唯刑臣杜披奪人故稱刑臣

三月晉侯潛會秦伯于王城杜衛案王城秦地名

公官火瑕甥卻芮不獲公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杜衛案不正罪名欲以靖其

晉侯逆夫人嬴氏以歸杜秦穆公女

伯送衛於晉三千人實紀綱之僕杜衛文公諸門戶僕隸之事皆秦卒

紀綱之僕在秦為紀綱之僕言其撰精紀綱之解正義得之

初晉侯之豎頭須守藏者也杜頭須一曰

其出也竊藏以逃杜文公出時

盡用以求納之杜求納

及入求

見公辭焉以沐謂僕人曰沐則心覆心覆則圖及宜吾不得見

也居者為社稷之守行者為羈縻之僕其亦可也何必罪居者

國君而讎匹夫懼者甚眾矣僕人以告公遽見之言棄小怨所以能安眾

狄人歸李隗于晉而請其二子二子伯趙叔劉文公妻趙衰生原同

屏括樓嬰原屏樓三子之邑趙姬請逆肴與其母趙姬文公女也肴子

餘辭杜子餘趙衰字姬曰得寵而忘舊何以使人必逆之固請許之來

以肴為才固請于公以為嫡子而使其三子下之以叔隗為內

子而已下之杜卿之嫡妻為內子皆非此年事安衛案文公在外十九年始歸即位即位四年乃卒而

趙姬既生三子則趙姬文公在歸即位即位四年乃卒而推不言祿祿亦弗

及杜介推文公微臣之語助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

棄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二

三子以為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之功以

為己力乎安衛案力猶功也下義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杜蒙欺也難

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對安衛案以求祿致死無所怨也對曰尤而

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杜怨言謂上下相蒙難與處其母曰亦使

知之若何杜既不求之且欲令推遠言於文公對曰言身之

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是乎與女偕隱

遂隱而死杜偕俱也衛案傳終言之非謂隱即死也晉侯求之不獲以繇上為之

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杜旌表也西河界休縣南有地名繇上安衛案詳介推所言特

詳錄之者亦足以激貪厲安衛案詳介推所言特師還又

即衛鄭公子士洩堵俞彌帥師伐滑杜堵俞彌鄭大夫安李悝云傳二十年

入滑杜解洩堵寇鄭大夫二十四年傳公子士洩堵俞彌伐滑杜解云堵俞彌鄭大

夫案杜意以前伐滑為公子士洩堵寇二人後伐滑為公子士洩及堵俞彌二人

各不相蒙也鄭有洩氏隱五年洩駕七年洩伯僖三十二年洩駕又有堵氏僖七年堵叔襄十年堵女父襄十五年堵狗故杜分洩堵寇及堵俞彌為二族然案前後二段似皆此二人洩堵寇即洩堵俞彌蓋一人而二名或洩堵其氏而俞彌寇為其名若字也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

滑

註杜二子周大夫

鄭伯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

註杜

事在莊二十一年

怨襄王之與衛滑也

註杜

怨王助衛為滑請

故不聽王命而執二子王怒將

以狄伐鄭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犬上以德撫民

註杜

無親疏也

親親以相及也

註杜

先親以及疏推恩以成義

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

親戚以蕃屏周

註杜

弔傷也咸同也周公傷夏殷之叔世疏其親戚以至滅亡故廣封其兄弟

註安

正義鄭眾賈逵皆以二叔為管

叔蔡叔傷其不和睦而流言作亂故封建親戚鄭玄詩箋亦然案其封建之中方有管蔡豈傷其作亂始封建之陸祭云郭定襄曰以一叔為夏殷其義迂矣原富辰之意重在親親所云二叔正謂管蔡下文復列之者自為數文武昭穆故耳古人立文正不如是拘也今案此說得之咸誠通和也王引之云叔世二字相連為義不得去世而稱叔昭六年傳三辟之興皆叔世也如去世字而云皆叔也則所謂叔者何所指乎管蔡始封在武王時至作亂被誅仍封建其後親親之道也上云二叔下云管蔡意義本不相礙何須訓為二代之叔世乎阮元云李善注文選曹子建求通親親表任彦外齊竟陵文宣王行狀並作以藩屏周室衛蔡仲再封見左傳及書序其

封管叔之後記傳無文史記則云管叔誅死無後其言當不誣郭云復列管蔡者為數文武之昭穆其說自通不必強古人所無以為有也

管蔡邠

霍魯衛毛聃邴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

註杜

十六國皆文王子也

北雍國在河內山陽縣西畢國在長安縣西北酆國在始平鄠縣東

邠晉應韓武之穆也

註杜

四國皆武王子應國在襄

陽城父縣西南韓國在河東郡界河內野王縣西北有邠城

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

註杜

胤嗣也蔣

思縣高平昌邑縣西有茅鄉東郡燕縣西南有胙亭

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

周而作詩

註杜

類善也糾收也召穆公周卿士名虎召采地扶風雍縣東南有召亭周厲王之時周德衰微兄弟道缺召穆公于東都收會宗族時

作此周公之樂歌

註安

正義召穆公於東都會宗族蓋當宣王之時若當厲王之時天子疎之召公雖則聚會不能使之親也衡案此節杜解極

是後儒據作詩之言遂以常棣為召穆公所作至有并疑正小雅者不知下文引常棣之詞而遷之曰召穆公亦云是周公作之召穆公奏之故曰亦云亦周公也蓋

作奏也始作詩固謂之作奏人所作詩亦謂之作論語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翁如也召穆公歌常棣之詩以奏樂故云作詩不足怪也

曰常棣之

華鄂不韡韡

註杜

常棣棣也鄂鄂然華外發不韡韡言韡韡以喻兄弟和睦則強盛而有光輝韡韡然

凡今之人莫

如兄弟

註杜

言致韡韡之感莫如親兄弟

其四章曰兄弟閱于牆外禦其侮

註杜

爭貌言內雖不和猶安衡案古者命士以上父子異宮凡宮圍之以牆故云閱于宜外扞異族之侵侮註搗言內雖訟爭外能禦他人之侵侮并引此章者申明所以莫如兄

弟之意也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註懿美也註今天子不忍

小忿以棄鄭親其若之何庸勳親親暱近尊賢德之大者也註杜

庸用也即聾從昧與頑用器茲之大者也棄德崇女禍之大者也註杜

暱親也註崇聚也註陸祭云崇尊也書泰誓崇信茲四孔傳曰尊信之也註鄭有平惠之勳註杜平王東遷晉鄭

號鄭納之註又有厲宣之親註杜鄭始封之祖桓公友周厲王之子宣王之母弟註棄嬖寵而用三良

是其勳也註七年殺嬖臣申侯十六年殺寵子子註安正義杜言三良叔詹堵叔師叔所謂

文尊賢乖者能用三良則是鄭伯之賢王則當尊此鄭伯但杜注省略耳陸祭云此

注實誤孔惡斥言故云省略也衡案以叔詹堵叔師叔為三良見七年傳是也傳云

棄嬖寵而用三良是嬖寵必害政者申侯以譖死子華為大子皆註於諸姬為近

非害政者傳別有所指而今不可考杜以是二人當之非傳意也註四德具矣耳不聽五聲之和為聾目不別五色之章

為昧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嚚狄皆則之註杜道近當暱之

四德具矣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註杜當周公時故言周之有懿德

懿德與周德之不類相照詳味此二句常揀註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

扞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親屏周召穆公亦云註杜周公作詩召公

今周德既衰於是乎又渝周召以從諸姦無乃不可乎註杜召穆

兄弟之道民未忘禍王又興之註杜前有子積之亂中有叔帶召狄故曰民未忘禍

王德狄人將以其女為后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曰報者倦矣註杜

武者功業王弗聽使積叔桃子出狄師註杜二子周大夫

施者未厭註杜施功勞也有勞則望報過甚註安衡案施者謂受施者古訓有相反為

貪棼王又啓之註安衡案啓猶導也註女德無極註安陸祭云言婦女放蕩之德無所

又弗聽初甘昭公有寵於惠后註杜甘昭公王子帶也食邑於甘河南縣西南有甘水

婦怨無終註杜婦女之志近之則不知止足註狄必為患王

惠后將註杜甘昭公王子帶也食邑於甘河南縣西南有甘水

立之未及而卒昭公奔齊註杜齊齊在註安衡案后崩書卒其義註未聞疑字之誤也 王復之

註杜在二十二年 又通於隗氏註杜隗氏王所註杜王替隗氏註杜替廢註杜積叔桃

子曰我實使狄狄其怨我遂奉大叔以狄師攻王王御士將禦

之註杜周禮王之御註安正義周禮無御士之官唯夏官大僕之屬有御僕下士十註有二人中并積德云御士謂宿衛之士襄三十年單公子

愆期為靈王御士可見其非賤註役衛案御士侍御之士謂近臣 王曰先后其謂我何註杜先后惠后也謀大叔

寧使諸侯圖之王遂出及坎欲國人納之註杜坎欲商地在註河南鞏縣東 秋積叔

桃子奉大叔以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獲周公忌父原伯毛伯富

辰註杜原毛皆註安衡案原毛皆註文王之子孫 王出適鄭處于汜註杜鄭南汜也在註安釋

凡注音大叔以隗氏居于温鄭子華之弟子臧出奔宋註杜十六年殺註子華故

好聚鵠冠註杜鵠鳥名聚鵠羽以註為冠非法之服 鄭伯聞而惡之註杜惡其服註非法 使盜誘之

八月盜殺之于陳宋之間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註杜衷

也詩曰彼己之子不稱其服註杜詩曹風刺小人在位言註彼人之德不稱其服 子臧之服不

稱也夫註安釋文之及一本作之服王念孫云作及者是也及謂及於難言子臧

稱其服而省也衡案詩意本言德不稱服此斷章註取義言服不稱其度故曰子臧之服作服似長 詩曰自詔伊感其子臧

之謂矣註杜詩小雅詔遺也感註憂也取其自遺憂 夏書曰地平天成稱也註杜夏書逸書地

其施上下註安正義此是大禹謨之文孔安國云水土註相稱為宜 治曰平五行序曰成衡案偽孔說是也 宋及楚平宋成公如

楚還入於鄭鄭伯將享之問禮於臧武子註杜臧武子註皇武子註安衡案入始

也過城下將享之註故預問其禮也 對曰宋先代之後也於周為客天子有事膳焉

註杜有事祭宗廟也膳祭註有喪拜焉註杜宋弔周喪王註特拜謝之 豐厚可也鄭伯

從之享宋公有加禮也註杜禮物事加厚 冬主使來告難曰不穀

不德得罪于母弟之寵子帶註安阮元云宋本無弟字考文提要註據僖五年正義弟作氏是也 鄙在鄭

地汜註杜鄙野也 敢告叔父註杜天子謂同姓註諸侯曰叔父 臧文仲對曰天子蒙塵于

外敢不奔問官守註杜官守主王使簡師父告于晉使左鄆父

告于秦註杜二子周大夫天子無出書曰天王出居于鄭辟母弟之難

也註杜叔帶襄王同母弟天子凶服降名禮也註杜凶服素服降名緝不敷鄭伯與孔將

鉏石甲父侯宣多省視官具于汜註杜三子鄭大夫省官司具器用而後聽其私政禮也註杜得先君後已之禮衛

人將伐邢禮至曰不得其守國不可得也註杜禮至衛大夫守謂邢政卿國子我請

昆弟仕焉乃往得仕註杜為明年滅邢傳

經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註杜衛邢同姬姓惡其親親相滅故稱名罪之

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註杜無傳五宋蕩伯姬來逆婦註杜無傳伯姬為大夫無罪故不稱名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註杜頓迫於陳而出奔楚故楚圍陳以納頓子不

葬衛文公註杜無傳

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昔慶盟于泚註杜泚魯地衛文公既葬成

正義說文云據持臂也謂執持其臂投之城外據本持臂之名遂謂臂下層上為據

是因名轉而相生也段玉裁云赴當仆字之誤謂兩持其臂自城上投諸城下也

作赴則義未顯衛索赴趨也至也二禮時在敵城中城門既閉不能據

以至外赴仆同音仆僵也與投義相近故正義轉赴為仆訓為投耳

正義說文云據持臂也謂執持其臂投之城外據本持臂之名遂謂臂下層上為據

是因名轉而相生也段玉裁云赴當仆字之誤謂兩持其臂自城上投諸城下也

作赴則義未顯衛索赴趨也至也二禮時在敵城中城門既閉不能據

以至外赴仆同音仆僵也與投義相近故正義轉赴為仆訓為投耳

午衛侯燬滅邢同姓也故名註杜衛索邢周公之胤也禮至為銘曰余據殺國

子莫余敢止註杜惡其不知取詐以滅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狐偃言

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註杜勤王也諸侯信

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而信官於諸侯今為可矣註杜晉文侯仇為平王侯伯臣

與師見註安衛索楚未能循禮自非大事君臣皆稱人楚

降名從未成君故書子以註安正義八年盟于泚杜云曹地三十一年魯始得曹田

善之昔慶不稱氏未賜族註安此時不得為魯地注誤耳顧炎武云衛文公已葬成

公稱子者未踰年也春秋之例踰年即位然後稱公文十八年六月癸酉葬我

君文公冬十月子卒是稱爵繫乎踰年未踰年而不在乎葬與未葬也辭誤

納頓子于頓註杜頓迫於陳而出奔楚故楚圍陳以納頓子不

葬衛文公註杜無傳

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昔慶盟于泚註杜泚魯地衛文公既葬成

正義說文云據持臂也謂執持其臂投之城外據本持臂之名遂謂臂下層上為據

是因名轉而相生也段玉裁云赴當仆字之誤謂兩持其臂自城上投諸城下也

作赴則義未顯衛索赴趨也至也二禮時在敵城中城門既閉不能據

以至外赴仆同音仆僵也與投義相近故正義轉赴為仆訓為投耳

輔周安使卜偃卜之曰吉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杜黃

野勝之今得其兆故以為吉杜公曰吾不堪也杜對曰

周禮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杜之周王自當帝兆不謂晉杜公曰筮之

筮之遇大有杜乾下離杜大有九三爻辭也三為三公而得位變而

遇公用享于天子之卦杜大有九三爻辭也三為三公而得位變而

戰克而王饗食吉孰大焉杜言卜

且是卦也杜方更總言二卦之

公不亦可乎杜乾為天兌為澤乾變為兌而上當離離為日日之在

朕而復亦其所也杜言去朕卦還論大有亦有天子降心

次于陽樊右師圍溫杜大叔在杜左師逆王夏四月丁巳王入于王

城取大叔于溫殺之于隰城戊午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杜既行

而設醴酒又加之以幣杜曰有皆所以助歡也設醴在初命侑在終舉初終以見

其饗之杜請隧弗許杜闕地通路曰隧王之葬

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與之陽樊溫原

攢茅之田晉於是始啓南陽杜在晉山南河杜安

陽樊不服圍之倉葛呼曰杜倉葛陽

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宜吾不敢服也此誰非王之

親姻其俘之也乃出其民杜取其土

秋秦晉伐都杜都本在商密

楚鬬克屈禦寇以申息之師戍商密杜鬬克申公子儀

秦人過析隈入而係輿人以圍商密

守也二子屯兵於析以為商密援

秦人過析隈入而係輿人以圍商密

守也二子屯兵於析以為商密援

守也二子屯兵於析以為商密援



昏而傳焉

杜

析楚邑一名白羽今南郡析縣隈隱蔽之處係縛輿人詐為克析得其囚俘者昏而傳城不欲令商密知囚非析人

隈曲也不直行大路曲入村落如弓之隈輿人衆人言非兵士也昏而傳焉者欲令商密人不踰所係非兵士也

宵坎血加書偽與

子儀子邊明畧

杜

掘地為坎以埋盟之餘血加盟書其上

商密人懼曰秦取析矣戍

人及矣乃降秦師秦師囚申公子儀息公子邊以歸

杜商密既降析戍亦敗

故得囚

安

衡案木或不疊

楚令尹子玉追秦師弗及

杜

不復言晉者秦為兵主

安

衡案秦師歸則晉師亦歸矣但秦師囚二子故子玉追之耳

遂圍陳納頓于頓

杜

為頓

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謀出

杜

謀間

曰原將降矣

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

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遷原伯貫于冀

杜

伯貫周守原大夫也

衡案二十四年傳績叔桃子大敗周師獲周公忌父原伯毛伯富辰疑此原伯貫即桃子所獲原伯之子伯爵貫名周畿內諸侯故傳云遷之于冀若是守原大夫當歸于周即不歸傳不必言其所遷焉

趙衰為原大夫狐漆為温大夫

杜

狐漆狐衛人毛之子

于周即不歸傳不必言其所遷焉

平昔于我十二月盟于洮脩衛文公之好且及昔平也

杜

昔以元年

鄭之役怨魯衛文公將平之未及而卒成公建成父志降名以行事故曰脩文公之好

晉侯問原守於寺人勃鞞

杜

勃鞞

對曰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

杜

言其廉且仁不忘君也徑猶行也

使處原

杜

從披言也衰雖有大功猶簡小善以進之示不遺餘

安

王引之云晉侯以下二十八字當在衛人平昔于我之前其曰故使處原

正議趙衰為原大夫之由也錯簡在下耳焦循云說文徑步道也史記高帝紀夜徑澤中注云徑小道也蓋衰本以壺飧從重耳有時重耳行大道衰由小道亦餒而不

食謂不以相違而自私也從字絕句徑一字句餒而弗食四字句或屬上讀從徑或屬下讀從餒皆不辭徑依曲禮注訊為邪行衛案趙狐為原温大夫及衛人平昔于

我皆事也故先連書之晉侯問原守議也故後書之於文宜然非錯簡也韓非外儲云箕鄭擊壺殮而從迷而失道與公相失飢而道泣寢餓而不敢食蓋即此事蓋衰

從而後欲徑而及重耳又迷而失道為時既久雖飢不敢食故云徑餒而弗食焦云徑一字句洵是韓以趙衰為箕鄭者所傳聞異耳晉侯圍原不降退脩信而原降守

者無信或將復叛故難其人問之勃鞞趙衰擊壺殮餒不敢食信也鞞知公意故舉之如杜所言是以官賞功焉能成霸哉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

杜

莒向

地甯速衛大夫莊子也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鄆弗及

杜

公遂齊師速至齊地故書之濟

北穀城縣西安釋文舊本又作鄒戶圭及注同焦循云莊三年紀季以鄒入于齊有地名鄒下註云鄒紀邑在齊國東安平縣紀在齊東鄒為紀邑則亦在齊之

東魯在齊南魯追齊至鄒則鄒必近魯一屬安平一屬穀城杜注是也夏齊人伐我北鄙杜考公未入魯竟先使微者伐之

衛人伐齊公子遂如楚乞師杜公子遂魯卿也乞不保得之辭安正義公子遂名書於

夫者大夫是總辭也今定本為魯卿衛案據正義其本作大夫今本作卿者後人據定本改之

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杜夔楚同姓國今建平秭歸縣夔有不祀之罪故不譏楚滅同姓

公至自伐齊杜無傳傳例曰師能左右之日以

二十六年春王正月公會莒茲平公杜茲平時君之號莒寧莊夷無謚以號為稱

子盟于向尋洮之盟也杜洮盟在前年齊師侵我西鄙討是二盟也

夏齊孝公伐我北鄙衛人伐齊洮之盟故也公使展喜犒師杜齊師安正義犒者以酒食餉饋軍師之名也服虔云以師枯犒故饋之惠棟云外師傳云以膏沐犒師服虔曰以師枯犒故饋之飲食說文無犒字張揖撰廣雅始以牛旁高周禮小行人云若國師役則令犒犒之注云故書犒為稟鄭同稟曰稟當為犒謂犒師也先鄭不言稟誤明古犒字本作稟或作犒與服子慎枯犒之說

齊侯未入竟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於敝

邑使下臣犒執事杜言執事不敢斥尊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

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縣罄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杜如而也時

周室來輔成王安衛案二公兼東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

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杜載載書也大師職之杜職主也大公為大

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

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杜

合張有復古編云鎬餉也从金高別作犒非五經文字注勞師借犒字為之案說文鎬溫器也以鎬為犒勞字無據使受命于展禽杜

柳下齊侯未入竟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於敝

邑使下臣犒執事杜言執事不敢斥尊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

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縣罄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杜如而也時

周室來輔成王安衛案二公兼東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

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杜載載書也大師職之杜職主也大公為大

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

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杜

率循 我敵邑用不敢保聚杜用此舊盟故不聚眾保守

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特此以不恐齊侯乃還東門襄

仲臧文仲如楚乞師杜襄仲居東門故以為氏臧文仲為襄仲副使故不書

之伐齊宋以其不臣也杜言其不臣事周室可也以此罪責而伐之

鬻熊杜祝融高辛氏之火正楚之遠祖也鬻熊祝融安正義自祝融至鬻熊司馬遷不能紀其世杜言

十二世不知出何書故劉炫規杜云計其間出一千二百年略而言之則百年為

一世計父子為十二世何以得近千二百年乎衡案劉說是也或據禮記支子不祭

之文以夔子不祀祝融鬻熊為是不知支子不祭謂大夫以下諸侯則不然故魯祀

文王鄭祀厲王未嘗有非之者明諸侯各祀其所出之祖也己則不能通禮意敢議

古典 楚人讓之對曰我先王熊摯有疾安正義鄭語孔晁注云熊摯

之立其弟熊廷熊摯自棄於夔子孫 鬼神弗赦而自竄于夔杜熊摯楚適

有功王命為夔子亦不知何所據也 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杜子有疾不

得嗣位故別 安 衛案鬼神謂其祖蓋熊摯壽 秋楚成得臣鬬宜申帥師滅夔以夔子歸杜成得臣令

能左右之曰以杜左右謂進退在己 寘桓公子雍於穀易牙奉之以為

魚腹杜雍本與孝公爭立故使居穀以偏齊 楚申公叔侯戍之杜為二十八年楚子

公之子七人為七大夫於楚杜言孝公不能撫公族

經二十有七年春杞子來朝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杜十九年與

齊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杜無傳三月而葬速 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

杜弗地曰八月無乙巳乙巳九月六日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杜傳言

使子玉去宋經書人者蓋恥不得志 安 衡案傳言楚子與諸侯圍宋則楚子自圍

以微者告猶序諸侯之上楚主兵故 註 之非子玉也及明年晉師出楚子退入申

使子玉留圍宋杜取明年傳以注 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杜

無傳諸侯伐宋公與楚有好而往會之非 後期宋方見圍無憚於與盟故直以宋地

傳二十七年春杞桓公來朝用夷禮故曰子杜杞先代之後而迫於

夷禮故杜安釋文共音恭杜夏齊孝公卒有齊怨杜前年齊杜不廢喪紀杜用

禮也杜弔贈之數杜正義周禮小司徒掌喪紀之禁令庖人掌喪紀之庶羞樂

事之總名諸侯相與唯有弔贈故云弔贈之數不有廢也衛侯喪自小敘至大祥節

目極多如絲有紀故曰喪紀杜西京雜記曰五絲為纈倍纈為升倍升為緇倍緇為紀

凡五紀數之紀紀綱杜秋入祀責無禮也杜責不杜共也杜釋文責禮也本或作責

用夷禮此傳承之故云責禮也言責其用夷禮唯傳無無字故杜注云責不共若作

責無禮何須注解陸本作責禮是也今附注疏本釋文亦誤責無禮本或作責禮

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睢杜子文時不為令尹故云使杜終朝而

畢不戮一人杜終朝自旦及食時也子文杜欲委重於子玉故略其事杜子玉復治兵於蕪杜子玉

尹故蕪杜安衛侯子玉不言使者蒙上省文下文晉命三軍將佐曰乃使卻穀將中

楚邑杜軍卻穀佐之使狐偃將上軍讓於狐毛而佐之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

之佐不言使者亦蒙上文也果如杜注將杜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杜安

皆晉侯命之佐則自為之邪可謂不通矣杜正義耳助句也焦循云程大昌演蕃露云軍法以矢貫耳為朕朕之音恥列徒安二

翻也說文引司馬法曰小罪朕中罪刑犬罪到故子王治兵鞭七人貫三人耳者用

此法也漢原涉犯罪茂陵守令尹公捕之急諸豪說尹欲使肉袒自縛箭貫耳

請廷門謝罪則用箭貫耳以示徵恐畏非以意為之耳正義以耳為助句失之杜國

老皆賀子文杜安正義國老者國之卿大夫士之致仕者衛侯哀十一年傳季孫

自稱則曰以吾從大夫之後然則國老者大夫之致仕者而其國杜子文飲之酒

猶以大夫禮待之即卿飲酒禮所謂遵者也正義兼士言之非也杜子文問之對曰

不知所賀子之傳政於子玉曰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外所

獲幾何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子玉剛而無

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杜安正義若使為師過三百

乘其必不能入前敵矣杜衡案子玉剛而無禮意得志盈將剛自用故知過三百乘不能全師以入國明年

城濮之役不聽楚子去宋之命請晉侯復衛侯而封曹然後已亦釋宋圍此皆剛而

無禮之事子玉既敗王使謂之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彼入即

此入字及連穀而死即不能入之事也正義以為不能入前敵失之杜苟入而

賀何後之有杜三百乘二萬杜冬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

三百乘二萬杜二千五百人杜冬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

冬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

冬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

冬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

冬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

冬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

冬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

冬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

冬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

冬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

冬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

冬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

冬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

冬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

冬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

晉告急註杜公孫固宋莊公孫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

註杜先軫晉下軍之佐原軫也報宋贈馬之施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

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註杜前年楚使申叔侯戍穀以偏齊安衡案申下脫公字諸本皆同姑依原本於

是乎蒐于被廬註杜晉常以春蒐禮改政令敬其始也被廬晉地作三軍註杜閔元年晉獻公

國之謀元帥註杜中軍帥趙衰曰卻縠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

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夏書曰

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註杜尚書虞夏書也賦納以言觀其志也明試以功考其事也車服以庸報其

勞也賦猶取也庸亦功也衡案功如苗頑不就功之功事也注云考其事蓋亦訓君其試之乃使卻縠將中軍卻縠佐之使狐偃將

上軍讓於狐毛而佐之註杜狐毛偃之兄命趙衰為御讓於欒枝先軫

註杜欒枝負子也樂賓之孫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荀林父御我魏嬖為

右註杜荀林父中行桓子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註杜二十四年子

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註杜無義則安衡案不知義則輒去其鄉於

是乎出定襄王註杜二十五年定襄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註安正義劉焯

云生既厚民皆懷德居處衡案生猶產也民富則懷德產業不敢輕去其鄉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

其用註杜宜明也未明於見用之信註安衡案用施行也民未知信故不宣明其所施行下文易資者不求豐明徵其解即宜其用也於是

乎伐原以示之信註杜伐原在二十五年民易資者不求豐焉註杜不許以穀

明徵其辭註杜重言信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

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註杜蒐順少長作執秩以

正其官註杜執秩主爵秩之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戍釋宋圍註杜楚

使申叔去穀子玉去宋一戰而霸文之教也註杜謂明年戰城濮公子買

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註杜再舉晉侯者曹衛兩來告公子買

成衛不卒成刺之

杜

公子買魯大夫子叢也內殺大夫皆書刺言用周禮三刺之法示不枉濫也公實畏晉殺子叢而誣叢以廢成

之罪恐不為遠近

安

正義周禮司刺掌三刺之法以贊司寇聽獄訟一刺曰訊羣臣再刺曰訊羣吏三刺曰訊羣民衛案傳云公懼於晉殺子叢以說焉謂楚人不卒成也是魯濫殺無罪之臣以自免故直書其誣以畏之而傳舉實釋之杜謂仲尼依舊史之文故云恐不為遠近所信是誣聖經為諛史也

楚人救衛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界宋人

杜

界與也執諸侯當以歸京師晉

欲怒楚使戰故以與

宋所謂譎而不正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

城濮楚師敗績

杜

宋公齊國歸父秦小子憖既次城濮以師屬晉不與戰也子玉及陳蔡之師不書楚人恥敗告文略也大崩曰敗績

楚殺其大夫得臣

杜

子玉違其君命以取敗稱名以殺罪之

衛侯出奔楚五月癸丑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

杜

踐土鄭地王子虎臨

陳侯如會

杜

無傳陳本與楚楚敗懼而屬晉來不及盟故曰如會

公朝于王所

杜

無傳王在踐土非京師故曰王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

杜

復其位曰復歸晉人感叔武之賢而復衛侯衛侯之人由于叔武故以國

出奔晉

杜

元頃衛大夫雖為叔武訟訴失君臣之節故無賢文奔例在宣十年

陳侯款卒

杜

無傳凡四同盟

杞伯姬來

杜

無傳莊公女歸寧曰來

公子遂如齊

杜

無傳聘也冬公會晉侯齊侯

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溫

杜

陳共公稱子先君未

蔡例在九年宋襄公稱子自在本班陳共公稱子降在鄭下

安

正義禮雜記云君薨大夫稱子而鄭上傳無義例蓋主會所次非褒貶也

猶君也然則待之如君在本班者為得禮也降其班者出自主會之意衛案待猶君謂國人若與他國之君會則益加世子一等疏說未是邾子本或作邾人今從石經

天王狩于河陽

杜

晉地今河內有河陽縣晉實召王為其辭逆而意順故經以王狩為辭

安

萬斯大云溫即河陽也春

秋書諸侯之會于溫天王之狩于河陽兩地不相蒙使若會自會而狩自狩蓋所以

杜

泯召王之迹而全天子之尊也衛案傳釋此經曰是會也晉侯召王又曰故書曰天之罪傳義甚明但左氏釋經常寓於記事之中以故人不喻爾

壬申公朝于

王所

杜

壬申十月十日有安衛案上文有冬不言月者省文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

杜

稱人以執罪及民也例在成十五年

師

杜

年諸侯不得相治故歸之京師

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杜

元咺與衛

侯訟得勝而歸從國逆例者明諸侯遂圍許杜會溫諸侯也許比再會曹伯

襄復歸于曹杜晉感侯孺之言而復遂會諸侯圍許杜言遂得復而行不歸國也

傳二十八年春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衛杜曹在衛東故衛人弗許還

自南河濟杜從汲郡南渡出衛南而東侵曹伐衛正月戊申取五鹿杜五鹿二

月晉卻縠卒原軫將中軍胥臣佐下軍上德也杜先軫以下軍佐

上德胥臣司寇季子晉侯齊侯盟于斂孟杜斂孟衛地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

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于晉衛侯出居于襄牛杜襄牛

公子買戍衛杜晉伐衛衛楚之昏姻魯欲與楚故戍衛楚人救衛不克公懼於晉

殺子叢以說焉杜召子叢而殺之以謝晉謂楚人曰不卒戍也杜詐告楚人

終戍事而歸故殺之殺子叢在楚安衛案石經宋本人下無曰字杜以告解謂無

救衛下經在上者救衛赴晚至安曰字是也注詐本或作謂今從足利本宋本

出本公子買戍衛在楚人救衛前經欲顯其誣故連書不卒戍刺之晉侯圍曹

門焉多死杜攻曹城門曹人尸諸城上杜殲晉死人於城上晉侯患之聽輿

人之謀曰稱舍於墓杜輿衆也舍墓為將發冢安正義此謀字或作誦涉下文而誤

注射義曰稱猶言也輿人之謀言舍於墓也稱上不當復有曰字唐石經已誤衍通

與兵十五大平御覽兵部四十五引此皆無曰字衛案下文云師遷焉則稱舍於墓

者乃輿人之言非殺將士稱師遷焉曹人兇懼杜遷至曹人墓安惠棟

舍於墓也曰字為行無疑文云兇擾恐也為其所得者棺而出之因其兇也而攻之三月丙

午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僇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

軒大夫車言其無德居杜軒大夫車言其無德居杜報者多故責其功狀魏犢顛頡怒曰勞之不圖報於何有杜二子各有

魏犢顛頡怒曰勞之不圖報於何有杜從亡之勞安

衛案二十七年晉作三軍使卻縠將中軍卻縠佐之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四人

皆無從亡之勞擢為命卿而魏犢僅為戎右顛頡不言其官則其位又下矣二人蓋

不乎之故發怒於僇負羈氏也魏犢傷於胸公欲殺之而愛

其材杜杜村杜使問且視之病將殺之魏犢束胸見使者曰以君之

靈不有寧也

杜言不以病故自安寧

安惠棟云劉炫規過以寧為傷不有寧謂不有損也皆是以寧為傷亦有理衡案不有寧也及語言有寧也

距躍三百曲踊三百

謂之陌頭言其從後橫陌而前也廣韻超莫白切超越也郭璞江之曰鼓帆迅越超漲截河與陌字聲義正同倅頓喧云距躍直越向前也曲踊回身聳跳也百與陌同

胸則搖手充難故踊躍之時各

為戎右

舟之僑故號臣閔二年奔宋大夫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絕

齊秦未可若之何

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

藉之告楚

愛曹衛必不許也

公說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楚子入居

于申

去宋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

之年

乎軍志曰允當則歸

可敵此三志者晉之謂矣

子玉使伯楚請戰

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間執讒慝之口

卒寶從之

王怒少與之師唯西廣東官與若教之六

卒寶從之

卒寶從之



玉宋人之兵六百人安中井積德云三者非皆新益又未詳其孰為新益也衛案言不悉師以益之註中井說於文似順但傳云唯則西廣東官亦為兵不眾晉

師七百乘其兵盛矣而子玉乃曰今日必無晉矣則其兵亦必盛焉買亦云過三百乘不能入是子玉兵必三百乘以上應不止三隊故杜云遣此兵以就前圍宋之衆

得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

衛侯未出竟曹伯見執在宋已失位故言復衛封曹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註取

一以釋宋圍惠晉侯臣不可失矣註杜言可先軫曰子與之註安正義以子

取二復曹衛為已功註杜言可先軫曰子與之註安正義以子

理故先言子與之欲令子犯與子玉復衛封曹既言此以答子犯然後復言其不可之理更別為之立計衛案與舒也子犯言不可失矣是欲急擊之故先軫止之曰子

舒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

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註杜言持

侯所註安衛案謂告也言告諸侯將以何辭杜解為諸侯謂何未是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讎已多

將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註杜私許二國使告絕于楚而後復之攜離也執

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註杜須勝負決公說乃拘宛春於

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

退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

師直為壯曲為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未及此註杜重耳過楚楚成

三舍辟之所以報也註杜一舍三十里初楚子云若及國背惠食言註安正

釋詁云食偽也孫炎云食言之偽哀二十五五年傳孟武伯惡郭重曰何肥也公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然則食言者言而不行如食之消散衛案言既吐矣而不行之

若復食之然故古以亢其讎註杜亢猶當也安陸祭云亢蔽也讎謂宋宋者者謂詐為食言

而亢宋者也王念孫云凡扞禦人謂之亢為人扞禦亦謂之亢義相因也昭元年傳曰苟無大害於其社稷可無亢也又曰言不能亢身焉能亢宗二十二年傳曰無亢

不衷以誑亂人我曲楚直其衆素飽不可謂老註杜直氣盈飽註安惠棟云周

皆足扞蔽之義直勝曲飽勝飢武之勝也子犯言背楚之惠則我曲楚直且楚強其衆又素飽不可為老也杜訓素為空言直氣盈飽恐非衛案素本也惠說是我退而

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衆欲

止子玉不可夏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國歸公崔夭秦小子憇

次于城濮社 國歸父崔天齊大夫也小子 楚師背鄢而舍社 鄢立陵險

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誦社 恐眾畏險故 聽其歌誦社 衡案輿人役卒也不與戰爭

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社 高平曰原喻晉軍美盛若原田之草 每每然可以謀社 新功不足念舊惠

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社 疑眾謂已 背舊謀新

河必無害也社 晉國外河 公曰若楚惠何欒貞子曰漢陽諸姬楚

實盡之社 貞子欒枝也水北曰陽姬姓 思小惠而忘大恥不如戰也

晉侯夢與楚子搏社 搏手 楚子伏己而監其腦社 監 楚 也 監 楚 也

仁仲曰楚子伏己而監其腦此本伏字絕句岳本伏己讀據此則已當音以據岳本

則已當音紀陸德明音義不云音紀則知當以楚子伏為絕句而已作以音不音紀

淳祐九經本亦用伏已絕句更詳之焦循云杜蓋讀監為盡昭元年傳於文皿蟲為

己之腦如蟲鬻然監盡可通用詳見孔穎達毛詩正義衡

案己音紀伏已絕句為是注云晉侯上向則亦伏已絕句 是以懼子犯曰

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社 晉侯上向故得天楚子下向地故

宜故權言社 焦循云素問五藏別論腦髓骨脉膈女子胞此六者地氣之所生也

以蒼夢社 皆藏于陰而象于地解精微論腦者陰也陰柔故子犯言吾將柔之

彼來監我用齒齒剛也我以腦承之是有以柔其剛故 子玉使鬪勃請戰社

云柔之寓柔遠人之義也杜云腦所以柔物未知何謂 曰請與君之士戲社 王引之云戲角力也晉語少室周為趙簡子

鬪勃楚大夫 曰戲角力也戰有勝負角力亦有勝負故比戰於戲晉語又曰夷吾之少 君馮軾

也戲不過所復僖九年左傳作夷吾能鬪不過是戲即鬪鬪即角力也 而觀之得臣與寓目焉社 寓寄也 晉侯使欒枝對曰寡君聞命矣

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此為大夫退其敢當君乎既不獲 命矣社 不獲 敢煩大夫謂二三子社 煩鬪勃令戒救 戒爾車乘敬

爾君事誥朝將見社 誥朝 平旦 晉車七百乘鞞鞞鞞鞞社 五萬二千五

鞞在背曰鞞在腹曰鞞社 安 釋文鞞許見反王又去見反說文作鞞云著披皮鞞以 在後曰鞞言駕乘脩備社 刃反說文云引軸也鞞於文反說文云頸皮也鞞音半 一云鞞也正義此注與說文不同蓋以時驗而為解也衡案此當以說文為正鞞從 前足後上結於鬻後故說文謂之著披皮所以堅鞞也鞞繞駟馬脊上結於鞞直貫

陰板以結於軸，駮馬所以引車，故謂之引軸。駮在服馬頭以約之，衡故云頸及鞮，所以繫也。釋文正義此注以下宋人所增，非陸氏舊文也。  
**晉侯登**

**有莘之虛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杜有莘，故國名，少長猶言大小。註安，衡案，衡案與曳柴以揚塵耳，非兵也。

少長有禮，謂軍進少者在前，長者在後，退則反之之類。  
**遂伐其木以益其兵**。杜伐木以益攻戰之具，與曳柴亦是也。

**己巳**，晉師陳于莘北，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

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將左，子上

將右。杜子西，關宜申。註子上，關勃。**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

**潰**。杜陳蔡屬。註楚右師。**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杜旆，大旗也。又建二旆而退，使若大將稍却。註安，衡案，下

潰之戰，晉中軍風于澤，亡大旆之左，旆是大旆，將旗，唯中軍建二旆，或命先鋒建之，故又稱先鋒為旆。上軍不得有大旆，狐毛欲欺楚師，特置二旆為中軍退走之狀，以誘敵。故曰**爨枝使輿曳柴而偽遁**。杜曳柴，起塵詐為眾走。註安，衡案，與

**楚師馳**之原，軫卻溱以中軍公族橫擊之。杜公族，公所率之軍。**狐毛狐偃以上**

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攷其卒而止，故不敗。杜

**晉師三日館穀**。杜館舍也，食楚軍穀三日。**及癸酉而還**，申午至于

**衡雍**，作王宮于踐土。杜衡雍，鄭地，今蔡陽卷縣襄王開鄉，猶屬也。城濮役之前二月。註安，釋文，鄉又作鄉，同，衡案，鄉向也。

**鄭伯如楚**，致其師為楚師既敗而懼，使子人九行成于晉。杜子人九，氏名。**晉爨枝入盟**，鄭伯五月丙午

**晉侯及鄭伯盟于衡雍**，丁未獻楚俘于王，駟介百乘，徒兵千。杜

**鄭伯傳玉用平禮也**。杜傳相也，以周平王享晉侯，文侯仇之禮，享晉侯。

**己酉**，王享醴，命晉侯宥。杜既饗，又命晉侯助，以束帛以將厚意。**王命尹氏及王子虎**

**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為侯伯**。杜以策書命晉侯為伯也。周禮九命作大夫也，三官命之以寵晉。註安，衡案，覲禮天子賜侯氏以車服，諸公奉篚服，加命書于其上，升自

北面再拜稽首，升成拜，大史加書于服上，侯氏受使者出，侯氏送再拜，春秋策命諸侯皆使內史述命，蓋東遷之後，其禮既變矣。此使二卿士特隆侯伯也。**賜**

**駟介四馬被甲**，徒兵步卒。**鄭伯傳玉用平禮也**。杜文侯仇之禮，享晉侯。

侯仇，鄭伯傳王，今享文公，亦使鄭伯傳王，故云用平禮也。周之東遷，晉鄭焉依，而晉功尤大，今用平禮者，貴文公也。下文始言王享，則此云用平禮者，非享禮也。

**己酉**，王享醴，命晉侯宥。杜既饗，又命晉侯助，以束帛以將厚意。

**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為侯伯**。杜以策書命晉侯為伯也。周禮九命作大夫也，三官命之以寵晉。註安，衡案，覲禮天子賜侯氏以車服，諸公奉篚服，加命書于其上，升自北面再拜稽首，升成拜，大史加書于服上，侯氏受使者出，侯氏送再拜，春秋策命諸侯皆使內史述命，蓋東遷之後，其禮既變矣。此使二卿士特隆侯伯也。**賜**

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

杜大輅金輅戎輅戎

車二輅各有服彤弓一彤矢百旅弓

矢千

杜彤赤弓旅黑弓一矢百則矢千

安釋文旅音盧本或作旅非也正義諸侯賜弓矢然後專征伐王制文

衡案旅本或作旅不成字

拒鬯一卣

杜拒黑黍鬯香酒所

安正義周禮鬯人掌共拒鬯而飾之鄭玄云鬯釀拒為酒芬

香條暢於上下也釋器云鬯自鬯器也李巡曰卣鬯之鐘也孫炎曰樽彝為上卣為下自居中

虎賁三百人曰王謂叔

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

杜逖遠也有惡於王者糾而遠之

安惠棟云衛鞅代案魯頌狄彼東南鄭箋云狄當為剔剔治也逖與狄同古文作過又與剔通故或訓為遠或訓為治此傳當从古文作過訓為治衡案逖過通訓治是也不必改作過

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不顯休命

稽首首至地丕大也休美也

受策以出出入三覲

杜出入猶去來也從

安衡案出入以出蓋皆一時之事獻楚俘一覲也王享二覲也受命之後又當入謝三覲也故傳以出入總之或獻俘異日在三覲之外則享後或亦入謝要之出入當屬晉侯杜訓出入為去來云從來至去是以出入屬王非也

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遂適陳

元咺奉叔武以受盟

杜奉使攝君事

踐士官之庭書踐上別於京師

要言曰皆將王室無相害也有渝此盟萌神殛之

俾隊其師無克祚國

杜俾助也渝變也殛誅也

君子謂是盟也信

杜信合義謂晉於是役也能以德攻

初楚子玉自為瓊弁玉纓未之服也

杜弁以鹿子皮為之瓊玉之別名次之以飾弁及纓詩

云會弁如星

安正義周禮弁師掌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璫鄭玄云會縫中也璫讀如蒸蒸結也皮弁之縫中每貫結五采玉以為飾謂之璫

夢河神謂己曰畀余余賜女孟諸之麋

杜孟諸宋數澤水草之交曰麋

大心與子西使榮黃諫

杜大心子玉之子子西子玉之族子玉剛愎故因榮黃榮李也

季曰死而利國猶或為之況瓊玉乎是糞土也而可以濟師將

何愛焉

杜因神之欲以附百姓之願濟師之理

其不勤民實自敗也

杜盡心盡力無所愛惜為勤

既敗王使謂之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

杜申息二邑子泉皆從

子玉而死言何安衛侯大夫若入，適應焉，賈子西孫伯曰：得臣將死，二

臣止之曰：君其將以為戮。杜孫伯即大心，子玉子也。二子以此安衛侯

王使主貴，故先序子西。杜及連穀而死。杜至連穀，王無赦命，故自殺也。文十年

不及子西，亦自殺，縊而縣絕，故得不死。王時別遣追前使連穀，楚地

而後喜可知也。杜喜見於顏色。杜曰：莫余毒也已。為呂臣實為令尹奉

已而已，不在民矣。杜言其自守無大志。杜或訴元咺於衛侯曰：立叔武矣。

其子角從公，公使殺之。杜角元咺子，不廢命，奉夷叔以入守。杜夷

六月，晉人復衛侯。杜以叔武受盟於踐，衛侯歸。甯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濮。

杜武子甯俞也，陳留長垣縣西南有宛亭，近濮水。

曰：天禍衛國，君臣不協，以及此憂也。杜衛侯

欲與楚，國人不欲，故不和也。今天誘其衷。杜衷，中也。安陸繁云：家語王肅注曰：衷，善也。天

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杜牛曰牧，馬曰圉。不協之故，用昭乞盟于爾大

神以誘天衷。安衛侯道進所得於天之中也。自今日以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

其力，居者無懼其罪，有渝此盟以相及也。杜以惡相及。安衛侯凡傳言

聞此盟也，而後不貳。杜傳言叔武之賢，甯俞之忠，衛侯所以書復歸也。安衛侯遂驅掩甯子

侯先期入。杜不信叔武。杜甯子先長牂守門，以為使也，與之乘而入。杜叔

長，詳衛大夫甯子患公之欲速，故先入，欲安喻國人。

公子歆太華仲前驅，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

之股而哭之。杜公以叔武尸枕其股。杜歆犬走出。杜武故。

公使殺之，元咺出奔晉。杜元咺以衛侯驅入殺城濮之戰，晉中軍風于澤。

杜牛馬因風而奔，衛侯遂驅掩甯子未備，二子衛大夫

於澤者，遇大風於澤也。此風蓋旋風，故亡大旆之左，旆旋風極狹，故唯中軍遇

於澤者，遇大風於澤也。此風蓋旋風，故亡大旆之左，旆旋風極狹，故唯中軍遇

於澤者，遇大風於澤也。此風蓋旋風，故亡大旆之左，旆旋風極狹，故唯中軍遇

亡大旆之左旃

註安 大旆旗名繫旄曰旃通帛曰旃

註安 正義今別名大旆則此旃有異於常故以大旆為旗名通帛為旄周

禮司常文也鄭玄云通帛謂大赤謂之左旃蓋是左軍所建者衛索大旆唯中軍有之 旃以色 旃之言左旃則又有右旃故狐毛欲誤楚軍特設二旃而退之旃即旄也旄以物言之 旃以色 旃之言左旃則又有右旃故狐毛欲誤楚軍特設二旃而退之旃即旄也旄以物言之

言之 旃之言左旃則又有右旃故狐毛欲誤楚軍特設二旃而退之旃即旄也旄以物言之

奸軍令而司馬即得而殺之言之者以明晉軍政之肅也杜因下使茅萋代之文以風于澤為風馬牛以祁瞞為掌馬牛與旃果如其說馬牛風逸亡大旆之左旃皆風所為非入刀所及而妄殺掌之者濫亦甚矣君子何以謂之能刑哉沉傳既序二事更言祁瞞奸命則所奸非二事明矣祁瞞所職傳無文今不可得而考姑依文言

之或是行司馬士卒驚擾行司馬當 註安 司馬殺之以徇于諸侯使茅萋代之師還壬午濟河舟之僑先歸士會攝右 註杜 權代舟之僑也士會隨武子士蕪之孫

秋七月丙申振旅愷以入于晉 註杜 愷樂也 註安 釋文樂音洛正義周禮大司馬注云兵樂曰愷

獻俘授馘飲至大賞 註杜 授數也獻 註安 衡案軍獲曰俘數人及物獻授互文蓋獻俘馘於廟別有其人疑祝史掌

于國民於是大服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 註杜 三罪顛

之僑 則中國受惠 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不失賞刑之謂也 註杜 詩大雅言

四方安靖 則中國受惠 冬會于温討不服也 註杜 討衛

甯武子為輔鍼莊子為坐士榮為大士 註杜 大士治獄官也周禮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元

衞侯不勝 註杜 三子 註杜 殺士榮則鍼莊子謂甯俞忠而免之執衞侯

歸之于京師寘諸深室 註杜 深室別 註安 惠棟云荀卿子曰公侯

納橐餽焉 註杜 甯俞以君在幽監故親以衣食為已職 註安 正義橐餽所以盛衣

傳曰為簞食與肉寘諸橐以與之是也衞案此為三十年甯俞偵醫使薄其醜張本

元咺歸于衞立公子瑕 註杜 取衞公 註杜 是會也晉侯召王以諸侯

見且使王狩 註杜 晉侯大命諸侯而欲尊事天子以為名義自嫌強大不敢

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言非其地

也

杜使若天王自狩以失地故書

安

衛案言河陽非王狩地故書天王狩于河陽見實出於晉侯之意以聚其召王之非

也

且明德也

杜隱其召君之闕欲以明晉之功德河陽之狩趙盾之弑泄冶之罪皆違凡變例以起大義危疑之理故特稱仲尼以明之

安

衛案晉文之舉情是而跡非故書河陽以聚其跡沒召君以明其德非左氏闡明其義千載之下孰能知聖人處事之宜哉

壬申公朝

于王所

杜

執衛侯經在朝王下

安

衛案衛侯與元咺訟在公朝于王所之前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在王歸于京師之後

經隨事序之傳則因衛侯與元咺訟而終言之故執衛侯在朝于王所上試思王猶未歸必不歸衛侯于京師公時猶在温何必待告而後書之哉枯杻遇經傳前後必以赴告釋

丁丑諸侯圍許

杜

十月十五日

安

晉侯有疾曹伯之暨侯

孺貨筮史

杜

豎掌通內外

使曰以曹為解

杜

以滅曹為解故

安

衛案侯孺貨為解脫下乃述其理

齊桓公為會而封異姓

杜

今君為會而

杜

封邢

滅同姓曹叔振鐸文之昭也

杜

叔振鐸曹始封君文王之子

先君唐叔武之穆

也且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也與衛偕命

杜

私許復

而不與偕

復非信也同罪異罰非刑也

杜

衛已

禮以行義

安

衛案禮因義制從禮即是行義

也信以守禮刑以正邪舍此三者君將若之何公說復曹伯遂

會諸侯圍許

安

衛案圍本或作于非

晉侯作三行以禦狄荀林父將中行屠

擊將右行先蔑將左行

杜

晉置上中下三軍今復增置三行以辟天子六軍之名三行無佐疑大夫帥

明治十六年十月廿七日出版御届  
全 年十一月 出板

定價金八拾錢

東京府下芝區片門前町二丁目拾四番地

訓點人 石川 鴻 齋

全 芝區三島町拾番地

出版人 山中市兵衛

山中出版舎



石川  
鴻齋  
訓點

左傳輯釋

六

13  
2  
26

東 京 圖 書 館			
二 冊	三 號	九 架	傳 釋 類
和 書 門			

左傳輯釋卷七

日南安并衡著

僖公

二十九年春介葛盧來

社介東夷國也在城陽黔陬縣葛盧介君名也。不稱朝不見公且不能行朝禮雖不見

公國饋禮之故書

公至自圍許

社無傳

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

蔡季秦人盟于翟泉

社翟泉今雒陽城內大倉西南池水也魯侯諱盟天子大夫諸侯大夫又違禮盟公侯王子虎違禮下盟故

不言公會又皆稱人

安衡案此當據傳為斷王子虎稱人猶沒公不書皆罪卿會公侯耳非

卿罪而沒公不書與王子虎稱人之義自明故不復釋之也。雖諸本作洛案雍州之漫作洛豫州之川作雒自古截然不紊自典引漢火德忌水改洛為雒之說出後儒多以洛為正字漢若忌水當亦改漢字作某字可謂妄矣今訂正

二十九年春介葛盧來朝舍于昌衍之上

社魯縣東南有昌平城公在會

饋之芻米禮也

社嫌公行不當致饋故曰禮也

夏公會王子虎晉孤偃宋公孫

固齊國歸父陳轅濤塗秦小子憇盟于翟泉尋踐土之盟且謀

伐鄭也杜經書蔡人而傳無名氏即微者秦小子憇在蔡下者若宋向戌之後會

父雖執齊政不廢身非上卿如管仲之類齊召南云案國子高子乃齊之命大夫世為上卿傳十二年管仲之言可證不得云非上卿也此會宋序齊上或是王子虎以國之列爵為序

故齊次宋耳卿不書罪之也杜晉侯始霸翼戴天子諸侯輯睦王室無虞而王子虎下盟列國以瀆大典諸侯大夫

上敵公侯虧禮傷教故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杜大國之卿

君故可以會伯子男諸卿之見秋大雨雹為災也冬介葛盧來以未見杜當小國之

貶亦兼有此闕故傳重發之公故復來朝禮之加燕好杜燕燕禮也好好貨也

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其音云問之而信杜傳言人聽或

夷隸掌與為言貉隸掌與獸言鄭玄云夷隸征東夷所獲貉隸征東北夷所獲然則介葛盧是東夷之國其土俗有知者故介葛盧曉之顧炎武云列子言東方介氏之國其人多解六畜之語者蓋偏知之所得

衡案凡犧毛角有定式故云問之而信

經三十年春王正月夏秋侵齊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

杜見殺稱者訟君求直又先歸立公子瑕非國人所與罪之也瑕立經年未會諸侯故不稱君

在外故不稱君然則以惡立者未會諸侯不稱君也衛侯

鄭歸于衛杜魯為之請故從諸侯納安衛案衛侯之歸魯雖為請王與晉侯

及子適子儀乃敢歸蓋周治既殺元咺等使人告晉人秦人圍鄭杜晉軍

之故從國逆之例傳詳載其事所以釋歸于衛也晉人秦人圍鄭杜函陵

秦軍紀南各使微介人侵蕭杜無冬天子使宰周公來聘杜周天子

三公兼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杜如京師報

傳三十年春晉人侵鄭以觀其可攻與否秋間晉之有鄭虞也

夏秋侵齊杜齊晉晉侯使醫衍酖衛侯杜衍醫名晉侯實怨衛侯欲

治疾而寧俞貨醫使薄其酖不死杜寧俞視衛侯衣公為之請納

加酖毒玉於王與晉侯皆十穀王許之杜雙玉曰穀公本與秋乃釋衛侯

衛侯使賂周欵治廛曰苟能納我吾使爾為卿杜恐元咺距已

故賂周治

周治殺元咺及子適子儀

杜子儀瑕母弟不書殺賤也

公入祀先君周治既服

將命

杜服卿服將命入廟受命

周欵先入及門遇疾而死治屨辭卿

杜見周欵死而懼

九月甲午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

杜文公亡過鄭不禮之

且貳於

楚也晉軍山陵秦軍汜南

杜此東汜也在熒陽中牟縣南

佚之狐言於鄭伯曰

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

杜佚之狐燭之武皆鄭大夫

公從之辭曰

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為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

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有不和利焉許之夜維

而出

杜鮑縣城

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

益於君敢以煩執事

杜執事亦謂秦

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

杜設

鄭以為秦邊邑則越晉而難保

焉用亡鄭以陪鄰

杜陪益

安衡案陪本或作倍錢大昕註云从自為正今從足利本

石經宋本淳熙本岳亦

鄰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為東道主行李之往來

其之困

杜行秦使人

君亦無所害且君嘗為晉君賜矣許其焦瑕

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

杜晉君謂惠公也焦瑕晉河外五城之二邑朝濟河而夕設版築以距秦言

晉秦之遠

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

杜對疆也肆申也若不

闕秦將焉取之

安正義不闕秦焉取之惠棟云新序引云不闕秦將焉取之更何處取之案此則若字將字皆衍文俗儒從石經續刻增入當刪宋本云由不闕秦焉取之亦誤衛案正義標起止亦無若字將字石經旁增皆妄人所為惠說是也

闕秦以利晉唯君圖之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楊孫戍

之乃還

杜三子秦大夫及為鄭守

子犯請擊之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

及此

杜請擊秦也夫謂秦穆公

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

安衡案敝敗也

失其所與

不知以亂易整宋武

杜秦晉和整而還相攻更為亂也

吾其還也亦去之初鄭公

子蘭出奔晉

杜蘭鄭

從於晉侯伐鄭請無與圍鄭許之使待

命于東

杜晉東

安衡案晉有河外在鄭西北故杜解東為晉東界然其都在

從於晉侯伐鄭請無與圍鄭許之使待

註界

註安衡案晉有河外在鄭西北故杜解東為晉東界然其都在

從於晉侯伐鄭請無與圍鄭許之使待

左傳卷之十一

卷之十一

二

公子公孫于東門此東  
蓋謂鄭東界杜注未是  
鄭石甲父侯宣多逆以為太子以求成于晉

晉人許之杜二子鄭大夫言冬王使周公閱來聘鄉良有昌歆白黑

形鹽杜昌歆昌蒲菹白熬稻黑  
註熬悉形鹽鹽形象虎  
安釋文歆在感反正義齊有郟歆魯有公甫歆  
其音為觸說文云歆盛氣怒也從欠蜀聲此

昌歆之者相傳在感反不知其字與彼為同為異顧炎武云歆字誤玉篇作歆但敢

及舊蒲菹也王引之云廣韻入聲一屋歆說文本才六切歆歆也才六之音轉為在

感乃幽侵二部之通歆從龜聲而音才感切猶歆從奎聲而音徐鹽切龜奎皆以去

為聲也若從蜀聲之字編考諸書無讀入侵部者以是知其當從龜不當從蜀也特

以歆字或省作歆電字隸書作電與蜀相似以故轉寫者誤作歆史記倉公傳肝氣

濁而靜心氣濁躁而經賢氣有時間濁心脈濁四濁字徐廣並云一作電可知電與

蜀字常相亂也歆為歆之誤歆為龜之省依字正當作歆段氏說文注曰歆尺玉切

鼻故改為尺玉切而云香氣觸鼻故名昌歆正義云此昌歆之音相傳為在感反段氏

乃欲改為尺玉切而云香氣觸鼻故名昌歆正義云此昌歆之音相傳為在感反段氏

物之鄉食以象其德薦五味羞嘉穀鹽虎形杜嘉穀熬稻黍也以象其

以獻其功吾何以堪之東門襄仲將聘于周遂初聘于晉杜公

命襄仲聘周未行故曰將又命自周聘晉故曰遂自入春秋魯始聘晉故曰初

經三十有一年春取濟西田杜晉分曹田以賜魯故不公子遂如

晉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杜龜曰卜不從不吉也卜郊猶三望

秋七月冬杞伯姬來求婦杜無傳自為狄圍衛十有二

月衛遷于帝丘杜辟狄難也帝丘今東郡濮陽

傳三十一年春取濟西田公曹地也杜二十八年晉文討曹分其地

使臧文仲往宿於重館杜高平方與縣西重館人告曰晉新得諸

侯必親其共杜安王念孫云共字義不可曉當是先字之誤言諸侯之使來分曹

左傳集解 卷之七

曰不速行將無及也魯語載重館人之言曰諸侯莫不望分而欲親晉皆將爭先晉不以固班亦必親先者是其明證矣衡案共音恭霸主召之先諸侯而至恭也國語作先左氏作共字異而意同不必破共為先矣

不速行將無及也從之分曹地自洮以南東

傳于濟盡曹地也杜文仲不書請田而已非聘享會同也濟水自樊陽東過魯之西至樂安入海襄仲如晉

拜曹田也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非禮也杜諸侯不得郊天用天子禮樂故郊為魯常祀猶三望亦非禮也禮不卜常祀杜必其時而卜其牲

日杜卜牲與日知吉凶牛卜日曰牲杜既得吉日則牛改名曰牲牲成而卜郊上怠慢

也杜怠於古典漫瀆龜策望郊之細也不郊亦無望可也秋晉蒐于清原

作五軍以禦狄杜二十八八年晉作三行今罷之更為新軍河東聞喜縣北有清原趙衰為卿杜七年命趙衰為卿讓於欒枝今始從原大夫為新軍帥

冬狄圍衛衛遷于帝丘下曰三百年衛

成公夢康叔曰相奪予享杜相夏后啓之孫居帝丘享祭也公命祀相甯武子不

可曰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杜歆猶祀也祀即何事杜言祀即夏後

相之不享於此久矣非衛之罪也杜言帝丘久不祀相非衛所經不可以間成

王周公之命祀杜諸侯受命各有常祀請改祀命杜改祀相鄭洩駕惡公

子瑕鄭伯亦惡之故公子瑕出奔楚杜瑕文公子傳為納瑕張本洩駕亦鄭大夫隱五年洩駕距此九

十年疑非一人

經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杜無傳文公也三同盟

衛人侵狄杜報前年狄圍衛秋衛人及狄盟杜不地者就狄盧帳盟冬十有二月己

卯晉侯重耳卒杜同盟踐土翟泉

傳三十二年春楚鬬章請平于晉晉陽處父報之晉楚始通杜陽處父晉大夫晉楚自春秋以來始交使命為和同

夏狄有亂衛人侵狄狄請平焉秋衛人及

狄盟冬晉文公卒庚辰將殯于曲沃杜殯室棺也曲沃有舊宮焉出絳柩有聲

如牛杜如牛响聲卜偃使大夫拜曰君命大專將有西師過軼我擊

左傳卷之三十一

之必大捷焉

杜聲自極出故曰君命大事戎事也下

安陸蔡云雍絳相去既遠秦人密謀下無

由得聞或當日以他術知之左氏好采異說此等奇怪多未容悉以理斷術案陸云區以他術知之是也其言左氏好采異說則失之左氏據實記事耳豈如區儒拘理諱奇以加減其言哉後世亦有聞子規知北虜南侵者何獨怪左氏哉

杞子自鄭使告于秦

杜三十年秦使大夫杞子戍

鄭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

杜管者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

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

杜蹇叔秦師勞

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師知所為鄭必知之勤而無所以

有恃心

杜將害安術索勤勞也無所與上知所為相反謂無知何所為恃心之謀出於孟明此傳云師知所為謂士卒知其謀則滅滑非恃心所為蓋士卒知蹇鄭故無恃心唯士卒知之故故高亦知以稿師即傳所云鄭必知之也

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公辭焉

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

杜辭不受其言

於東門之外

杜孟明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白乙丙

出而不見其入也

杜改子術百里視字孟明左氏例以子配字哀十一年

傳有子曰就用命焉謂冉有十五年傳季子曰是公孫也謂季路作子是也

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

安正

上壽百二十歲中壽百下壽八十

爾墓之木拱矣

杜合手曰拱言其過老恃不可用

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穀

杜穀在弘農

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

杜穀在弘農

也必死是間

杜大

余收爾骨焉

安王引之云必死是間余收爾骨者言汝必在此

三十三羊公羊傳百里子與蹇叔子送其子而戒之曰爾即死必於穀之嶽巖吾將尸爾焉穀祭傳略同呂氏春秋悔過篇蹇叔謂其子曰女死不於南之岸必於北方之岸為吾尸女之易皆其證矣

秦師遂東

杜為明年晉敗

經三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

杜滅而書入不

齊侯使歸

父來聘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

杜晉侯諱背喪用

突已葬晉文公狄侵齊公伐邾

杜晉侯諱背喪用兵故通以賤者

告姜戎姜姓之戎居晉南鄙戎子駒支之先也晉人角之諸戎荷之不同陳故言及

突已葬晉文公狄侵齊公伐邾

杜晉侯諱背喪用兵故通以賤者

取警墨秋公子遂帥師伐邾晉人敗狄于箕

杜大原陽邑縣南有箕城卻缺稱人者未為

卿冬十月公如齊十有二月公至自齊乙巳公薨于小寢

杜小寢

內寢也乙巳十一月十日經書十二月誤

安衡案文公元年二月癸亥日有食之乙巳在癸亥前七日且公如齊朝但弔有

狄師而已不當淹留至三月之久

蓋轉寫誤一為二耳杜注是也

杜無傳書時失也

月霜當微而重重而不能殺草所以為災

安顧炎武云九月十月之交草木黃落之日而隕霜不殺草

能殺草非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傳二十三年春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曹而下

杜王城之北門曹

將御者在中故左右下御不下

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尚幼觀之言於王曰秦師

輕而無禮必敗

杜謂過天子門不卷甲東兵超乘示勇輕則寡謀無禮則脫

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

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

杜商行賈也乘四韋先韋乃公牛

聞吾子將步師出於敝邑敢犒從者不腆敝邑為從者之淹居

則具一日之積

杜腆厚也淹久也

日以稍聚待賓客注凡畜聚之物瓜瓠葵芋禦冬之具也不言其菜杜蓋以菜包二物然非古義也

行則備一夕之衛且使

遽告于鄭

杜遽傳

鄭穆公使視客館

杜視秦三大夫之舍

則東載厲兵秣

馬矣

杜嚴兵待

安高誘云厲

使皇武子辭焉曰吾子淹久於敝邑

唯是脯資餼牽竭矣

杜資糧也生曰餼

安衡案資讀為案同音假借案稻

牽未殺者謂牛羊豕皆俎實也此謂饗燕之物故下文云取其麋鹿以間敝邑杜訓資為糧非

為吾子之將行也

杜示知

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圃也

杜原圃具圃

安山井鼎云宋本圃作

宋本即此本此本初刊似作圃後改從圃盧文弼鍾山札記云宋時本具圃今本作具圃引初學記水經注高誘呂氏春秋注並作具圃是也衡案阮云此本謂十行本

足利學所藏宋本刻於紹熙乃注疏合刻祖本阮所校十行本則慶元

其麋鹿以間敝邑若何

本明嘉靖中經翻刻者彼未嘗觀足利本而強同之妄矣今從足利本

章子取

其麋鹿以間敝邑若何

杜使秦成自取麋鹿以為行資今敝邑得間

安



衡案此段杜注未悉傳意蓋言今鄭儻牽既竭矣是以不能饋吾子今束載我以為吾子以此故將行也然鄭有原圃吾子自取其麋鹿以供餼膳亦足以燕食矣不必行也反言

以促其行 杞子奔齊逢孫揚孫奔宋孟明日鄭有備矣不可冀也

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還齊國莊子來聘自郊

勞至于贈賄禮成而加之以敏 杜迎來曰郊勞送去曰 晉原軫曰秦違蹇

焉臣聞之服於有禮社稷之衛也 杜為公如 晉原軫曰秦違蹇

叔而以貪勤民天秦我也 杜奉與 安陸祭云奉承也猶言獻也衡案秦

患生違天不祥必伐秦師欒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為死

君乎 杜言以君死 安顧炎武云死君謂忘其先

伐吾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為 杜言秦以無禮加 安顧炎武云滑國

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謀及子孫可謂死君乎 杜言不

遂發命遽興姜戎子墨衰絰 杜晉文公未葬故襄公稱 安衡案周

梁弘御戎萊駒為右夏四月辛巳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

西乞術白乙丙以歸遂墨以葬文公晉於是始墨 杜後遂常以為

文嬴請三師 杜文嬴晉文公始適秦秦穆公所 安衡案孟明百里

彼實構吾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厭君何辱討焉使歸就戮

于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許之先軫朝問秦囚公曰夫人請

之吾舍之矣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 杜

隨軍實而長寇讎亡無日矣 杜墮毀 不顧而唾公使陽處

父追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釋左軫以公命贈孟明 杜欲使還拜

杜謝因而執

杜墮毀

杜墮毀

杜墮毀

杜墮毀

孟明視晉首曰君之惠不以墨臣豐鼓杜墨因繫也殺人以使歸

就戮于秦寡君之以為戮死且不朽若從君惠而免之三年將拜君賜

秦伯素服郊次杜待之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

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安王念孫云不替孟明下有曰字

皆左氏記事之詞自孤之過也以下方是穆公語文選西征賦注云左氏傳曰秦伯

不替孟明曰孤之罪也白帖五十九出一皆二字而釋之云孟明敗秦師秦伯不替

曰吾不以一皆掩大德二書所引文雖小異而皆有曰字是正今本之誤衛案王云

不替孟明左氏記事之詞是也云明下脫曰字則未是此無曰字者蒙上鄉師而哭

曰之曰省文選注白帖不并引鄉師而哭曰若不補曰

字語意不可通故以意增之非左傳舊本有曰字也

大夫何罪且吾不以

一皆掩大德杜情過

狄侵齊因晉喪也公伐邾取訾婁以報升

陘之役杜在二十二年

邾人不設備秋襄仲復伐邾杜魯亦因晉喪

狄伐晉及箕八月戊子晉侯敗狄于箕卻缺獲白狄子杜白狄

先軫曰匹夫逞志於君杜謂不顧而無討敢不自討

季使過冀覓冀缺鞠其妻饑之杜曰季晉臣也冀晉邑

如實杜如見承事如祭杜常謹

仁之則也公曰其父有罪可乎

禹杜禹鯀管敬仲桓之賊也實相以濟康誥曰公不慈子不祗

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杜康誥周書

君取節焉可也杜詩國風也葑菲之菜上善下惡食之者

自冀襄公以三命命先且居將中軍杜且居先軫之子其

以再命

蔓菁幽州人或謂之外也非似菹莖纒葉厚而長

有毛三月中蒸煮為茹滑美又可以為羹是也

文公以為下軍大夫反

命先茅之縣賞是良臣曰舉卻缺子之功也杜先茅絕後故取其縣以賞昏臣以一

命命卻缺為卿復與之冀杜還其父亦未有軍行杜雖登卿位未有軍列

冬公如齊朝且弔有狄師也反夢于小寢即安也杜小寢夫人寢也識公就所

安不終安衡案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况公侯之貴有社稷宗廟之重宦官宮妾于路寢註或託遺命以立其所愛國家之亂從此始矣故聖人制此禮以防未然

其慮深矣今公忘社稷之重以就安於小寢故經書小寢以貶之而傳以就安釋之晉陳鄭伐許討其貳於楚也楚

令尹子上侵陳蔡陳蔡成遂伐鄭將納公于瑕杜三十一一年門

于桔秩之門取覆于周氏之汪杜車傾覆外僕長屯為之以獻杜鄭文公夫人也鄆城故鄆國在滎陽密縣東北傳言

穆公所以殺報以文夫人斂而葬之鄆城之下杜鄭文公夫人也鄆城故鄆國在滎陽密縣東北傳言

陽子患之使謂子上曰欲辭楚使渡國之文不犯順武不違敵杜成陳而後戰

子若欲戰則吾退食于濟而陳遲速唯命不然

大孫伯曰不可晉人無信半步而薄我悔敗何及不如紆之乃

退舍杜楚退欲陽子宣言曰楚師遁矣遂歸楚師亦歸于商

臣謂子上曰受晉賂而辟之楚之恥也罪莫大焉王殺子上杜

葬僖公緩杜文公元年經書四月葬僖公實以今年十一月

作主非禮也杜文二年乃作主遂

故欲遷僖公之薨於十一月則除喪在二年十一月而納幣為十二月乃與傳合獨

不顧作主非禮也之語無所繫乎衡案緩字下屬為句是也杜以文元年二月癸亥

日食推之已在癸亥七十九日之前不得在十二月二月日食通歷者皆以為入

除喪矣以此二者推之杜以十二月為誤洵是也但諸侯五月而葬傳既明言之故

此不復論專論作主之法而杜以緩字上屬為句失之又案文元年四月葬僖公而

而議未決至二年二月始作之故於此言緩作主則卒哭而不禘特祀於主者亦無

主專葬葬

所施皆非禮也 故於此言之耳 凡君薨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室 杜則既葬及虞

曰卒哭哭止也以新死者之神祔之於祖尸柩已遠孝子思慕故造木主立几筵 焉特用喪禮祭祀於寢不同之於宗廟言凡君者謂諸侯以上不通於卿大夫 陸祭云父母之喪哭無時既虞乃卒哭謂卒此無時之哭惟存朝夕哭 而已杜云免喪故曰卒哭非也大抵欲以成其既葬除服之謬說耳 安陸祭云劉用熙曰

於廟 杜冬祭曰烝秋祭曰嘗新主既特祀於寢則宗廟四 註卒哭而祔者告新

主以當入祖廟而告祖父以當遷也廟也既告則新主復于寢三年喪畢遇四時之

吉祭而後奉此主人廟此周禮也今傳言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者謂如小祥大祥

禫則就寢特祀此主若烝嘗禘之常祭則不於寢而於廟合祭也然與禮異矣今案

劉說得之蓋傳為作主故生此論其曰烝嘗禘於廟者就新主言耳杜注不明此義

直云宗廟四時常祀自如舊則與上文意不貫屬是左氏之言既違禮文而元凱之

說復戾傳意也其謂常祀不以喪廢又以禘為三年喪畢之祭則先儒辨之矣萬斯

大云鄉嘗疑先儒說禮謂禘祭後主反于寢非喪禮每加以遠之意杜氏此注抑又

甚焉近梨洲先生答吾弟季野曰謂禘後反主于寢總緣誤解左傳此條夫言特祀

于主似乎主不在廟因有祔已復寢之言不知既已復寢則烝嘗禘于廟者為新主

乎為祖廟乎為新主新主在寢不當言于廟為祖廟則四時常祀不當繫之于此蓋

祔者虞後作主祔于皇祖廟中各主不動如故時此時之祭只皇祖新主所謂兩告

之也更不及別祖自此以後小祥大祥禫祭之類皆于祖廟特祭新死者并皇祖亦

不及也烝嘗禘于廟者烝嘗四時吉祭行于廟中亦不及新死者左氏言此者嫌新

主在廟有礙于吉祭也先生此答不惟傳無疑義於禮解亦瞭然矣衡案杜注固失

而三家者未為得今詳考傳文次第明晰絕無可疑者祔後言祀非小祥大祥禫祭

而何既禫則純吉矣然後言烝嘗禘於廟是三年服畢始令祭新主於廟也上言特

祀者明烝嘗禘之為合祭也禘與烝嘗並言乃時祭非大禘也必并言烝嘗禘者喪

畢合祭新主於廟或於烝或於嘗或於禘所遇即是不言禘者禮諸侯下天子省一

時祭而禘祭最薄故不言禘傳文未嘗與禮相違也傳於烝嘗禘始言於廟則先此

特祀不於廟不於廟則必於寢先儒既祔反主於寢之說亦未嘗誤且新主與祖王

同居一廟絜黷已甚豈先王制禮之意哉既祔後主反于寢似與喪禮每加以遠相悖然主者神事之雖喪未除不純守喪禮無妨妨其反于寢也

左傳輯釋卷七終

左傳輯釋卷八

日南安井衡著

文公安名興僖公子謚法慈惠愛

經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杜無傳先君未葬而公即位不可曠年無君二月癸亥日有

食之杜無傳癸亥月一日天子使叔服來會葬杜叔氏服字諸侯喪天子使大夫會葬禮也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杜七月而葬而葬非餘詳於三十三年傳

天子使毛伯來錫命杜毛國伯爵諸侯為王卿士者諸侯即位天子賜命圭合瑞為信僖十一年王賜晉侯命亦其

比晉侯伐衛杜晉襄公先告諸侯而伐衛雖大也叔孫得臣如京師杜得臣

叔牙之孫衛人伐晉杜衛孔達為政不共盟主與兵秋公孫敖會晉侯于

戚杜戚衛邑在頓丘衛縣西禮卿不會公侯而春秋魯大夫皆不貶安衡案春

不當書魯人亦不可泛稱我徒書會某侯沒會者不書嫌於魯侯會之無辭註秋魯史

以稱之故直書卿名而貶意自見內稱公卒稱薨乃臣尊君之義與此自別冬十

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頹

杜商臣穆王也弑君例在宣四年

八孫教如齊

杜

傳例曰始聘焉禮也

傳元年春王使內史叔服來會葬公孫教聞其能相人也

杜孫公

教魯大夫慶父之子

見其二子焉叔服曰穀也食子難也收子

杜穀文伯難惠叔食子奉祭

祀共養者也收子葬子身也

穀也豐下必有後於魯國

杜豐下蓋面方為八

安陸祭

云豐下謂頤領豐大也

於是閏二月非禮也

杜於歷法閏當在僖公末年誤於今

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

杜步歷之始以為術之端首暮之日三

百六十有六日日月之行又有遲速而必分為十二月舉中氣以正月有餘日則歸之於終積而為閏故言歸餘於終

安顧炎武云古人以

閏必在十二月之後故曰歸餘於終考經文之書閏月者皆在歲末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哀公五年閏月葬齊景公是也而左傳成公十七年襄公九年哀

公十五年皆有閏月亦並在歲末是以經傳之文凡閏不言其月者言閏即歲之終可知也又按漢書高帝紀後九月師古曰秦之歷法應置閏者總致之於歲末此意當取左傳所謂歸餘於終耳何以明之據漢書表及史記漢未改秦歷之前屢書後九月是知歷法故然齊召南云律歷志曰經於四時雖亡事必書時月時所以紀啓

閉也月所以紀分至也啓閉者節也分至者中也節不必在其月中必在正數之月按此解舉正於中甚精衡案節者氣之首也故云履端於始始謂月初正者氣之正也舉以為其月之中歸餘於終顧說是也但歷法約三十二月置閏後閏閏後三年八月當置閏而移至歲末則後於歷法四月次閏閏後三年四月當置閏而進置二

年歲末則早於歷法亦四月次閏置於閏後三年歲末正合三十二

月置一閏之法然則古歷八年三閏復歸正數比今法及覺簡便

履端於始

序則不愆杜四時無愆過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杜斗建不失其次寒暑不失其常故無疑惑

歸餘於終事則不悖杜四時得所則事無悖亂夏四月丁巳葬僖公杜傳皆不虛

載經文而此經孤見知伯衛來賜公命杜衛毛伯字叔孫得臣如周拜杜謝賜命晉文公之季

年諸侯朝晉衛成公不朝使孔達侵鄭伐縣訾及匡杜孔達衛大夫匡在潁

川新汲縣東北晉襄公既祥杜諸侯雖諒闇亦因祥祭為位而哭使告于諸侯而伐衛及

南陽杜今河先且居曰效尤禍也杜尤衛不朝故伐今不朝王是效衛致禍時王在溫故勸之

請君朝王臣從師晉侯朝王于溫先且居有臣伐衛五月辛酉

左傳身釋 卷之八

朔晉師圍戚六月戊戌取之獲孫昭子杜昭子衛大夫食戚邑衛人使告

于陳陳共公曰更伐之我辭之杜見伐求和不競大甚故使衛孔達

帥師伐晉君子以為古古者越國而謀杜合古之道而失今事霸王

上曰君之齒未也杜齒年也初楚子將以商臣為太子訪諸令尹子上子

多愛黜乃亂也楚國之舉恒在少者杜舉立且是人也讒目而

射聲忍人也杜能忍行不可也弗聽既又欲立王

子職而黜太子商臣杜職商臣商臣聞之而未察告其師潘崇

曰若之何而察之潘崇曰享江芊而勿敬也杜江芊成王安衡案

也從之江芊怒曰呼彼夫杜呼發聲也後安王引之云呼即呼字說文

師為下通皆謂之役夫衡案呼聲形義俱近故呼或作呼或作吁杜呼驚也宜君王

之欲殺女而立職也杜安陳樹華云韓非子作廢女上云黜商臣似作廢字為

也告潘崇曰信矣潘崇曰能事諸乎杜問能事曰不能能行乎

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曰能杜大事謂冬十月以宮甲圍成王杜

未王濫諛之曰靈不瞑曰成乃瞑杜言其忍甚未穆王立以其為

太子之室與潘崇杜安正義以其為太子之時所居室內財物僕妾盡以與潘

使為大師且掌環列之尹杜環列之尹官衛之穆伯如齊

始聘焉禮也杜穆伯公凡君即位卿出立聘安王引之云立之言普

皆是也

公室之類

三傳身釋

夫

踐脩舊好要結外援杜踐猶履好事鄰國以衛社稷忠信卑

讓之道也忠德之正也信德之固也卑讓德之基也杜傳因此發

侯諒聞則國杜在傳三事皆用吉禮註十三年殺之役註十三年晉人既歸秦帥秦大夫及左右皆

言於秦伯曰是敗也孟明之罪也必殺之秦伯曰是孤之罪也

周內良夫之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杜詩大雅騷踐徑也周大夫

善類若大風之行毀安衡案毛傳隧道也蓋謂大風所行言大風所行毀壞眾物所在成蹊徑註壞眾物以喻貪人見善謀善政必敗壞之類善也聽言

則對誦言如醉杜言昏亂之君不好典誦之言聞之若匪用其良覆俾

我悖杜覆反也俾使也不用良是貪故也孤之謂矣孤實貪以禍夫

子夫子何罪復使為政杜為明年秦晉戰彭衙傳

經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杜孟

名氏不見非命卿也大崩曰敗丁丑作僖公主杜主者段人以柏周人以栗

註正義公羊傳云主者曷用虞主用桑練主用栗萬斯大云據公羊有虞主有練

主此作練主也左氏不言有二主而于葬僖公下即言緩作主之非當即是

主稱主至是乃作者疑其禮而未稱也衛案閔弟早薨無子僖兄在位三十三年又

有功魯人為作頌復有子文公嗣位故欲躋僖公於閔公之上而僖嘗臣閔是以議

久不決及夏父弗忌故鬼小新鬼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杜處父為晉正卿

而親與公盟故貶其族去則非卿故以微夏六月公孫叔敖會宋公陳侯

鄭伯晉士穀盟于垂隴杜垂隴鄭地熒陽縣東有隴城士穀出自十有

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杜無傳周七月今五月也不雨八月丁卯大

事于大廟躋僖公杜大事禘也躋升也僖公閔公庶兄繼閔而立廟坐宜次

行之其譏已明徒以逆紀故特大其事異其文安萬斯大云所謂躋者位次閔公之上也僖嘗臣于閔閔

謂閔昭穆穆閔祖僖稱也先儒援為入後者為之子謂僖繼閔君必當稱閔嗚呼亦

知儀禮此言為支子之子為後于宗子者言非謂天子諸侯之兄終弟及者而直謂

弟為子也即如先儒之說或以弟後兄猶可兄而後弟豈先有子而後有父哉且閔

公八歲而立十歲而終年在下殤未冠未昏豈有為人父之道而可以兄為其後乎

故兄終弟及者必同昭穆斷無疑第因其為弟而遂以長君躋之是以兄弟先乎

君臣也其不可也必矣兄弟既同昭穆矣將同廟乎異廟乎曰同堂而異室可也然



則隱桓一廟也。閔僖一廟也。哀三年，桓下宮災，何以不言隱閔乎？曰：桓去，哀九世，傳去，哀七世，其宮尚存，必親盡毀廟之日。桃隱閔之主，而桓一以一本存，故災之日，言桓宮僖宮，而不及隱閔也。衛案：周人甚重昭穆，故大宗無後者，必擇支子孫行者為後。其有子若孫者，適子早沒，不立子而立孫，為素其昭穆也。及周衰，有兄終弟及者，於是先儒疑有昭而為穆，穆而為昭者，然諸侯五廟，五世親盡，則毀廟。桃主，若以兄弟為父子，改其昭穆，惠公為僖，公曾祖，其親未盡，而僖公之時，其主既桃於人心，安乎？必不然矣。兄弟既同，昭穆矣，而又異廟，則文公之時，有六親廟，與大祖俱，七廟非禮也。夫兄終弟及，本非同制，然當時實有其事，則不能無其禮。兄弟同廟，雖亦非禮，不若嚴然立七廟之尤甚。故擇其輕者而為之，禮窮則變，此亦亡乎禮者之禮。君子未必深非之，反覆考之，則同堂異室之說，為得之。然則為人後者為之子，非乎？曰：兄弟同出乎一父，與支子後大宗者殊，故昭穆當從其本親。若其喪服，亦必斬衰三年。若支子入繼國統，則專從為之子之禮，為其父母齊衰期絕，其旁親，此先王制禮之意也。又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也。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註四人皆卿，秦穆悔過，終用孟明，故貶四國大夫，以尊秦伯。八子

遂如齊納幣。  
註傳曰：禮也。僖公喪終，此年十一月，則納幣在十二月也。士昏與士禮不同，蓋公為天子時，已行納幣。

傳二年春，秦子萌視帥師伐晉，以報殺之役。二月，晉侯禦之先

且居將中軍，趙衰佐之。  
註代邵王官無地御我。

狐鞠居

為右。  
註簡伯。甲子，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晉人謂秦拜

賜之師。  
註以孟明言三年將戰於殺也。晉梁弘御我，萊駒為右，戰

之明日，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  
註安衛案：戈有胡，亦可斬焉。囚呼萊

駒失戈，狼曠取之，以斬囚，禽之以從公乘。  
註安衛案：禽萊駒也。古者無勇，者雖我士亦禽之。哀

二年，傅繁羽，御趙羅，宋勇為右，羅無勇，糜之是也。遂以為右，箕之役。  
註箕役在僖三十三年。先軫黜之。

而立續簡伯，狼曠怒其友曰：盍死之。曠曰：吾未獲死所。  
註杜未得

其友曰：吾與女為難。  
註杜欲共殺先軫。曠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

登於明堂。  
註周志：周書也。明堂，祖廟也。所以策功序德，故不義之士不得升。安正義：鄭玄以為明堂在國之

賈遠，盧植、蔡邕、服虔等皆以祖廟與明堂為一，故杜同之。衛案：鄭說是也，則猶而也。死而不義，非勇也。共用之謂勇。

吾以勇求右，無勇而黜，亦其所也。  
註杜言今死而不義，更成無勇，宜見退。

謂上不我知，黜而宜，乃知我矣。  
註杜言今見黜而合宜，則吾子姑待。

子姑待

之及彭衙既陳以其屬馳秦師死焉杜屬屬已兵晉師從之大敗秦

師君子謂狼曠於是乎君子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杜詩小雅言

亂君子之怒必以止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杜詩大雅言文王赫然奮怒則整師旅以討亂

怒不作亂而以從師可謂君子矣秦伯猶用子萌子萌增脩國

政重施於民趙成子言於諸大夫曰杜成子趙衰秦師又至將必辟

之懼而增德不可當也詩曰毋念爾祖聿脩厥德杜詩大雅言念其祖考則宜

述脩其德以顯之母念念也子萌念之矣念德不忘其可敵乎杜為明年秦人伐晉傳丁

丑作僖公主書不時也杜過葬十月故曰不時例在僖三十三年晉人以公不朝來

討公如晉夏四月己巳晉人使陽處父盟公以恥之杜使大夫盟

辱魯也經書三月安衡案經書魯侯如晉之日故曰三月乙巳傳公如晉三字釋乙巳經傳必有誤書曰及晉處父盟以厭之也杜厭猶損也晉以非禮盟不違傳意疑經傳有誤粗矣

安衡案厭讀如嬰登溺之厭適晉不書諱之也杜不書公如晉公未至六月穆

伯會諸侯及晉司空士穀盟于垂隴晉討衛故也杜討元年衛人

為書士穀堪其事也杜晉司空非卿也以士穀能堪卿事故書安正義成二年傳稱魯賜晉

皆受一命之服是其知司空非卿之文也陳侯為衛請成于晉執孔達以說杜陳始與衛謀

免今晉不聽故更安顧炎武云此即上文所謂我辭之者也衛索衛之不敵晉夫人

執孔達以苟免也註而知之而陳侯使之伐晉則執孔達以說杜說乃其本謀也顧說可

從秋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逆祀也杜僖是閔兄不得為父

下今居閔上故曰逆祀於是夏又弗忌為宗伯杜宗伯掌宗廟昭穆之禮尊僖公且明見

曰吾見新鬼太故鬼小杜新鬼僖公既為兄死時年又長故鬼安衡案

明白見之也鬼神無形特祀其靈似不宜分大小而夏又弗忌則明白見新鬼大故

鬼小矣宗伯掌鬼神之事故以此言欺眾耳若閔弟僖兄閔少僖長眾人所見皆同

安得言吾見哉先大後小順也躋聖賢明也杜又以為僖公為聖賢明順禮也君

子以為失禮禮無不順祀國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謂禮乎子雖

齊聖不先飲食久矣

社齊肅也臣經君猶子經父

陸祭云詩小宛人之齊聖鄭箋以齊為中正下十八年傳齊聖廣淵

杜注亦云齊中也衡案小宛傳齊訓正箋申之為中正則齊雖可訓中當以正為本義

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

鯀禹父契湯十三世祖

文武不先不密

社不密后稷子

安正義服虔云周家祖后稷以配天明不可先也故言不先

不密衡案國語周語祭公諫穆王曰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棄稷不務我先王不密用失其官而自竄於戎狄之間世后稷謂自棄至不密之父皆為后稷周本紀述彼文曰后稷之與在陶唐虞夏之際皆有令德史遷以皆字易世字亦不以不密為棄子自不密至文王十五王則自棄至不密亦十餘世夏之衰蓋指孔甲之時但其間世次不明故祭公以世字總之而史遷亦唯書其官蓋其慎也幸昭以不密為棄子夏衰為大康之時謬甚杜亦襲其誤耳

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

社帝乙微子父厲王鄭桓公父二國不以帝乙厲王不肖而猶尊尚之

安正義昭十

八年傳稱鄭人救火使祝史徙主祀於周廟周廟厲王廟也

是以魯頌曰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

后帝皇祖后稷

社武王也皇皇美也后帝天也詩頌德公郊祭上天配以后稷

君子曰禮謂其後稷親

而先帝也

社先稱帝也

詩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

社歸而不得故願教

問於姑姊君子曰禮謂其姊親而先姑也

社傳親文公公父夏父非忌欲阿時君先其所親故傳以此二詩深

仲尼曰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

社展禽柳下惠也

費其意文仲知柳下惠之賢而使在下位已欲立而立入

安衡案注已欲上疑脫仁者二字不則而下當有不字

廢六關

社塞關陽關之屬

凡六關所以禁絕未游而廢之

安顧炎武云家語作置六關注謂文仲置關以執行者故為不仁惠棟云案廢與置古字通公羊傳曰去具有聲者廢其無聲者

鄭志答張逸曰廢置也以廢為置猶以亂為治但為存故為令曩為曩苦為快臭為香藏為去郭璞所謂詰訓義有反覆通美惡不嫌同名也杜氏云六關所以禁未游而廢之周禮建國有門關關安可廢况後傳塞關陽關皆有明文豈旋廢之而旋復之與杜氏此說昧于義矣小爾雅亦以廢為置杜集解頗用孔鮒之說獨不及此何也上文云下展禽下猶去也廢六關廢猶置也廢與下文相對衡案禁無足謂之廢禁廢固有置義故置而不用置而不去皆曰廢然古未有為建置之義者義有所為也文仲賢者必不建新關以利其稅魯國之關蓋不止六六關舉文仲所廢耳塞關陽關之屬乃其所不廢非旋廢旋復也家語王肅所偽撰豈足據以解此傳哉下如字自通不必訓去論語曰知者不仁也

妻織蒲三不仁也

社家人販席言其與民爭利

作虛器

社虛器

杜謂居蔡山節藻稅也其器而無其位故曰虛

縱逆祀

社聽夏父

社齊僖公

祀姜居三不知也

社

社

社

社

社

冬晉先且居宋公子成陳轅選鄭公子歸生

伐秦取汪及彭衙而還以報彭衙之役卿不書為穆公故尊秦

居止於魯東門外文仲以為神命國人祀之

三傳身罪

卷之八

六

也謂之崇德襄仲如齊納穀禮也凡君即位好舅甥脩昏姻娶元妃以奉宗盛也杜謂諒闇既終嘉好之事通于外內外內之禮始備此除凶之人奉宗盛也安顧炎武云即以僖公之薨為十一月亦甫及大祥耳未畢二十五月共祭祀註之數何得云諒闇已終解謬按此傳通言娶夫人之禮則可若在文公喪制未終而使卿納幣違禮拂經甚矣衡案僖公之薨以文公元年二月日食推之其為十一月審矣至此年十二月為二十六月則十一月已大祥矣經傳皆書冬不言月然據傳禮也之文其十二月納幣明矣顧云喪制未終遂駁傳文何也如除凶之即位則杜所持謬論今置而不辨**孝禮之始也**

**經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沈潰杜傳例曰民逃其上曰潰沈潰國名也汝南平輿縣北有沈亭**夏五月王子虎卒**杜不書爵者天子也註王也**秋楚人圍江**杜不書爵者天子也註王也**宋**杜自上而隋有似於兩宋人以其註死為得天祐喜而來告故書安顧炎武云如杜解則隕石退鷁豈亦喜而來告乎**晉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傳三年春莊叔會諸侯之師伐沈以其服於楚也沈潰凡民逃**

**其上曰潰在上曰逃**杜潰眾散流移若積水之潰自壞之象也國君輕走羣類言之**衛侯如陳拜晉成也**杜二年陳侯為衛請成于晉**夏四月乙亥王叔又**

**公卒來赴弔如同盟禮也**杜王子虎與僖公同盟於翟泉文公是同盟之子故赴以名傳因王子虎異於諸侯王叔又**秦伯伐晉濟河焚舟**杜示必死也**取王官及**

**郊**杜王官郊晉地**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穀尸而還**杜茅津在河東大陽縣西封**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秦穆之為君也**杜安阮元

**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舉善也**杜子桑公孫枝**詩曰于以采**

**繁于沼于沚于以用之**杜詩國風言沼沚之繁至薄猶米以共公侯

**舉人之周也**杜周備也不偏以一惡棄其善安衡案周猶

**與人之壹也**杜壹無二心**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懼思**

**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舉善也**杜子桑公孫枝**詩曰于以采**

**繁于沼于沚于以用之**杜詩國風言沼沚之繁至薄猶米以共公侯

**舉人之周也**杜周備也不偏以一惡棄其善安衡案周猶

以喻秦穆安衡案孟明子孫皆名臣恐不可言小善蓋不遺小善註繫之為物至微至薄以喻能舉卑少也

夙夜匪解以事一

人孟明有焉

註詩大雅美仲山甫也一人天子也

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子孫有焉

宋隊而死也

註地而死若雨

安衡案隊而死釋經兩字蓋蝨死而隊見之如

註安衡案翼毛傳訓敬是也

秋雨蝨于

楚師圍江

註故云隊而死也左氏之文一字不苟如此

故云隊而死也左氏之文一字不苟如此

楚師圍江

註晉救江在雨蝨下故使圍江之

久晉以江故告于周

註桓公周卿士王叔文公之子

註欲假天子之威以伐楚

王叔桓公晉陽處父

門于方城遇息公子朱

而還

註杜子朱楚大夫伐江之帥也聞

晉人懼其無禮於公也請改盟

註杜改二年處父之盟

公如晉及晉侯盟

公如晉及晉侯盟

註杜改二年處父之盟

晉侯盟

且侯饗公賦菁菁者莪

註杜菁菁者莪

國敢不慎儀君貺之以大禮

何樂如之抑小國之樂大國之惠

也晉侯降辭

註降階辭讓公

登成拜

註俱還上成拜禮

公賦嘉樂

也晉侯降辭

註降階辭讓公

登成拜

註俱還上成拜禮

公賦嘉樂

也晉侯降辭

註降階辭讓公

登成拜

註俱還上成拜禮

公賦嘉樂

也晉侯降辭

註降階辭讓公

登成拜

註俱還上成拜禮

公賦嘉樂

也晉侯降辭

註降階辭讓公

登成拜

註俱還上成拜禮

公賦嘉樂

也晉侯降辭

註降階辭讓公

登成拜

註俱還上成拜禮

公賦嘉樂

也晉侯降辭

註降階辭讓公

登成拜

註俱還上成拜禮

公賦嘉樂

也晉侯降辭

註降階辭讓公

登成拜

註俱還上成拜禮

公賦嘉樂

也晉侯降辭

註降階辭讓公

登成拜

註俱還上成拜禮

公賦嘉樂

也晉侯降辭

註降階辭讓公

登成拜

註俱還上成拜禮

公賦嘉樂

也晉侯降辭

註降階辭讓公

登成拜

註俱還上成拜禮

公賦嘉樂

也晉侯降辭

註降階辭讓公

登成拜

註俱還上成拜禮

公賦嘉樂

也晉侯降辭

註降階辭讓公

登成拜

註俱還上成拜禮

公賦嘉樂

也晉侯降辭

註降階辭讓公

登成拜

註俱還上成拜禮

公賦嘉樂

也晉侯降辭

註降階辭讓公

登成拜

註俱還上成拜禮

公賦嘉樂

也晉侯降辭

註降階辭讓公

登成拜

註俱還上成拜禮

公賦嘉樂

棄信而壞其主在國必亂在家必亡

杜主內主也 安衡案昏禮成於親迎

明其信也而今使賤者逆之是棄信也

不允宜哉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敬主之謂

也

杜詩頌言畏天威於是保福祿

秋晉侯伐秦圍祁新城以報王官之役

杜新

城秦邑也王官役在前年

楚人滅江秦伯為之降服出次不舉過數

杜降服素服也出次辟

正寢不舉去盛饌鄰國之禮有數今秦伯過之

大夫諫公曰同盟滅雖不能救敢不矜乎吾

自懼也

杜秦江同盟不

安衡案矜矜字既廢經典相承作矜姑從今本

君子曰詩云惟彼二國其政不獲惟此四國爰究爰度其秦穆

之謂矣

杜詩大雅言夏商之君政不得人心故四方諸侯皆懼而謀度其政事也言秦穆亦能感江之滅懼而思政爰於也究度皆謀也

正義備檢諸本君子曰下皆無詩云則傳文本自略也衡案據正義詩云二字當定為衍文但相傳已久姑依今本君子引此詩亦斷章取義言夏商之君政不得其道

暴虐自肆殘伐四方是以四方諸侯究度所以保其國也

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為賦淇露及

彤弓

杜非禮之常公特命樂人以示意故言為賦淇露彤弓詩小雅 不辭又不答賦使行人私焉

對曰臣以為肄業及之也

杜肄習也魯人失所賦詩武 昔諸侯

朝正於王

杜朝而受政教也

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淇露則天子當陽諸

侯用命也

杜湛露曰湛湛露斯匪陽不晞晞乾也言

諸侯敵王所愾而

獻其功

杜敵猶當也

王於是乎賜

之彤弓一彤矢百茲弓矢千以覺報宴

杜覺明也謂諸侯有四夷之功王賜之弓矢又為歌彤

弓以明報功宴樂

安倅頤煊云覺大也孝經有覺德行鄭注覺大也詩斯千有覺其極毛

功故下文云其敢于大禮以取戾

今陪臣來繼舊好

杜方論天子之樂故自稱陪臣

君辱貺之其

敢于大禮以自取戾

杜貺賜也干犯也戾罪也

冬成風薨

杜為明年王使來含昭傳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

杜賵車馬曰賵 三月

辛亥葬我小君成風

杜無傳及哭成喪故曰葬我小君

王使召伯來會葬

杜召伯

卿也召采地伯爵也來不及葬不識者不失五月之內

夏公孫敖如晉

杜無傳

秦人入郟

杜入



侯驪卒

註杜再同

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

註杜卿共葬事文襄之制也三月而

葬晉殺其大夫陽處父

註杜皮父侵官宜為國討故不言賈季殺

狐射姑出奔狄

射姑狐偃子賈季也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註杜諸侯每月必告朔聽政因朝宗廟文公以閏非常月

故闕不告朔忘慢政事雖朝于廟則如勿朝故曰猶猶者可止之辭

六年春晉蒐于夷谷一軍

註杜復三軍之制夷晉地前年四卿卒故蒐以

使狐射姑將中軍

註杜代先居趙盾位之

陽處父

至自溫

註杜往年聘衛過

改蒐于董易中軍

註杜以

趙盾為師射姑佐之

註安馬宗璉云司馬彫郡國志河東聞喜有董池陂古董澤劉昭引左傳改蒐於董董澤之蒲以注之璉案鄆元涑水注涑

也註杜處父嘗為趙故黨於趙氏且謂趙盾能曰使能國之利也是

也註杜衰屬大夫故黨於趙氏且謂趙盾能曰使能國之利也是

以上之宣子於是乎始為國政

註杜宣趙制事典

也每事註杜輕重正法罪

辟獄刑

註杜辟猶安陸祭云辟法也

石經宋本岳本纂圖本足利本作辟刑獄考文提

董通逃註杜董督由質要

註杜由用也質治舊滂

註杜治理本秩禮

註杜貴賤不續常職註杜脩廢

出滯淹

註杜拔賢

註安正義由質要者謂斷爭財之獄用券契正定之也既成

以授大傅陽子與大師賈佗使行諸晉國以為常法

註杜賈佗以公

而不在五

註安正義晉語宋公孫固云晉公子長事賈佗又曰賈佗公族也而多識人之數

三年重耳奔狄從者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

臧文仲以陳衛之睦也欲

求好於陳夏季文子聘于陳且娶焉

註杜臣非君命不越竟秦伯任

好秦

註杜任好秦

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

夫氏也以人

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為之賦黃鳥

註杜黃鳥詩秦風義

從葬為殉

君子曰秦穆之不為盟主也宜哉死而棄民先王

傷三良不然

左傳卷之八

卷之八

十一





也史記集解引向秀曰滌者浚治泥濁也滌與除相近矣莊三十年傳鬪於菟為令尹自毀其家以紓楚國之難注云紓緩也成二年傳我亦得地而紓於難注云齊服則難緩此正義引服虔作紓緩也紓紓古通借耳紓之為除亦猶紓之為徐衡案斟而損之曰挹出米於曰曰挹挹挹義通故說文云挹挹也杜訓挹為除亦挹出之義意本可通但依服本作紓義似長

賈季曰不如立公子樂杜樂文公子辰嬴嬖於二君杜辰嬴嬖於二君

其子何震之有杜震威也且為二嬖淫也為先君子不能求

大而出在小國辟也母淫子辟無威陳小而遠無援將何安焉

杜祁以君故讓偪媾而上之杜杜祁杜伯之後祁姓也偪媾媾姓之女杜祁杜伯之後祁姓也偪媾媾姓之女

以狄故讓季隗而已次之故班在四杜復讓之然則杜祁本在二

先君是以愛其子而仕諸秦為亞卿焉杜亞次也言其秦大而

近足以為援母義子愛足以威民立之不亦可乎使先蔑士會

如秦逆公子雍杜先蔑士會也安惠棟云世本云范氏晉大夫隰叔之子士會隨季也

生文子變變生宣叔叔之祖在夏為御龍氏注云劉累也又云在周為唐杜氏汲郡古文曰宣王八年王師滅唐遷其民於杜杜伯之子隰叔違難奔於晉生子與即士為也士為生士毅士毅生會食邑於范是范武子故宣子曰晉主夏盟為范氏焦弱侯

曰士毅士會士皆當作土傳論耳讀為杜杜伯之後土即古杜字棟案焦氏讀士為土訓為杜其言亦卓嚴杰云晉語皆祐曰隰叔子違周難於晉國生子與為

理韋昭曰理士官也班固亦言晉主夏盟為范氏范氏為晉士師是范氏先以官為氏以士為土恐未然也存考衡案嚴說是也土杜之假借不可取以為姓但惠說可

悅足以惠人故舉而正之賈季亦使召公子樂于陳趙孟使殺諸耶杜鄭晉

馬宗彙云郡國志河東垣縣有邵亭襄二十三年傳成郭邲是時齊侯伐晉入孟門登大行是郭邲乃晉河內適河東之隘道公子樂來自陳故使人殺之於此

賈季怨陽子之易其班也杜本中軍帥而知其無援於晉也杜

少族多怨九月賈季使續鞫居殺陽處父杜鞫居狐書曰晉殺其大

夫侵官也杜君已命帥處父冬十月襄仲如魯葬襄公十一月丙

寅晉殺續簡伯杜簡伯續鞫居十一月無丙寅丙賈季奔狄宣子使

史駢送其帑杜帑妻子也宣子以賈夷之蒐賈季戮史駢史駢之人

注杜帑中軍之佐同官故

左傳集解 卷之八 三

欲盡殺賈氏以報焉申駢曰不可吾聞前志有之曰敵惠敵怨

不在後嗣忠之道也杜敵猶對也若及子孫則註為非對非對則為遷怒

其寵報私怨無乃不可乎杜言已蒙宣註介人之寵非勇也杜介

也註損怨益仇非知也杜殺李家欲以除怨宣註安中井積德云仇賈季也言

之仇我則益深衡案下文云釋此三者何以事夫子則仇非謂宣子怨已也杜謂賈

季之外別益一仇故為宣子怨已不知益與損對言唯殺賈季之帑而不能殺賈季

我怨雖損而未全除焉而賈季之仇我益甚故云註以私害公非忠也釋此

三者何以事夫子盡具其帑與其器用財賄親帥扞之送致諸

竟杜扞衛註閏月不告朔非禮也杜經稱告月傳稱告註閏以正時杜

四時漸差則註時以作事杜順時註安阮元云隋書經籍志引作時以序事衡案

致聞以正之註事謂民自作之序事謂上為次序之杜云命事是為註事以厚生杜則年豐

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棄時政也何以為民

七年春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須句杜須句魯之封內屬國也僖公及

例在襄註遂城部杜無傳因伐邾師以城部部魯註夏四月宋公王臣卒杜

二年與魯大註夫盟於垂隄杜宋人殺其大夫杜宋人攻昭公并殺二

人戰于令狐杜趙盾廢嫡而外來故稱入晉註安衡案秦以好意來而晉

晉人凡不可戰而戰書戰以罪之桓十年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傳云我有辭也

十二年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傳云遂與師而伐宋戰焉宋無信也郎之戰齊衛

鄰有罪宋之戰宋有罪皆書曰戰是皆陳曰戰之外別有此例此役晉既背秦約又

潛師夜起以敗其兵故書戰以罪之而杜仍據皆陳曰戰之例以解之非經傳之意

夫盟于扈杜扈鄭地熒陽卷縣西北有扈亭不分別書會註冬徐伐莒杜

不書將帥徐註安衡案徐小而在美猶春秋之註公孫敖如晉泄盟

七年春公伐邾間晉難也杜公因霸國有註三月甲戌取須句杜

文公子焉非禮也杜邾文公子叛在魯故公使為守須句大夫註夏四月

宋成公卒於是公子成為右師註杜莊公公孫友為左師註杜目夷

樂豫為司馬註杜戴公鱗臚為司徒註杜桓公公子蕩為司城註杜桓公

昭公將註杜昭公不親信之所以致亂去羣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

所庇蔭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註杜葛之能藟蔓繁滋者以本枝廢麻之多

公族本根喻公室也衡案博雅藟藤也唐書方技傳善撫服常春藤使白髮還鬢常春藤者千載藟也詩膠木葛藟蠶之王風綿綿葛藟鄭箋皆云葛也藟也陸璣草木

疏云藟一名巨茨似燕萹亦連蔓葉似艾白色其子赤可食是葛藟分明二草之名杜訓藟為藟非也故君子以為比註杜謂詩人取以喻九族兄弟

況國君子此諺所謂庇焉而縱尋斧焉者也註杜縱放也不可君其圖之親之以德皆股肱也誰敢攜貳若之何去之不

聽註杜衡案德恩也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公註杜穆公襄公之子孫昭公所欲去者殺公

孫固公孫鄭于公宮註杜二子在公宮故為亂兵所殺六卿和公室樂豫舍司馬

以讓公子印註杜印昭公弟昭公即位而葬書曰宋人殺其大夫不稱名眾也且言非

其罪也註杜不稱殺者及死者名殺者眾故名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曰文公之人也無衛故有呂卻之

難註杜傳二十四年文公入乃多與之徒衛穆嬴日抱太子以啼于朝曰先

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真此註杜穆嬴夫人靈公母也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頓首於宣子曰先君奉此子也而

屬諸子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唯子之怨註杜欲使宣子教訓之

今君雖終言猶在耳註杜在宣子而棄之若何宣子與諸大夫皆

患穆嬴且畏福註杜畏國人以大乃背先

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箕鄭居守趙盾將中軍先克佐之註杜先

安顧炎武云畏穆嬴之逼也以君夫人之尊故解非

安衡案殺者眾不可盡名又無所主名故書宋人總之非名

安衡案印蓋陰贊除羣公子之謀故樂豫讓司馬以悅

安衡案殺者眾不可盡名又無所主名故書宋人總之非名

安顧炎武云畏穆嬴之逼也以君夫人之尊故解非

安顧炎武云畏穆嬴之逼也以君夫人之尊故解非

且居子代 荀林父佐上軍註杜其鄭將上軍居 先蔑將下軍先都佐之

狐射姑 荀林父佐上軍註杜其鄭將上軍居 先蔑將下軍先都佐之

步招御我津為右及董陰註杜先蔑士會逆公子雍前選晉晉人始以逆

在職董 寧子曰我若受秦秦則實也不受寇也既不受矣而復

緩師秦將生心先人有奪人之心註杜奪敵之 軍之善謀也逐寇

如追逃軍之善政也訓卒利兵秣馬蓐食潛師夜起註杜蓐食早食

註安衛索議定而未發恐先蔑違之也秦既多與公子雍徒衛若持議數日秦人知

其謀或因先蔑納雍勝敗未可知及董陰則秦人既逆先蔑雖異議不憂其謀

之漏洩故始宣言不受秦宣子之謀事固周密而左氏記之直寫其肺腑矣秣馬亦

夜秣之不言夜者下言蓐食可知也盾恐秦人知其謀故及董陰之夜即秣馬蓐食

潛師夜起所謂疾雷不及掩耳所以勝也 戊子敗秦師于令狐至于刳首

王引之不知兵機訓蓐為厚迂踈可笑 已丑先蔑奔秦士會從之註杜從刳首去也令狐在

猗氏刳首在西三十里後漢衛敬侯碑陰文城惟解梁地即刳首山對靈足谷當猗

只刳字作刳玉篇刳口孤切秦地在河南當是河東之誤衛索河東無秦地刳首亦

是晉地玉篇 先蔑之使也荀林父止之曰夫人大子猶在而外求

君此必不行子以疾辭若何不然將及註杜禍將 攝卿以往可也

何必子同官為寮吾嘗同寮敢不盡心乎弗聽為賦板之三章

註杜板詩大雅其三章義取芻蕘之言猶不可忽况 又弗聽及亡荀伯盡送

其帑及其器用財賄於秦曰為同寮故也註杜荀伯 士會在秦三

年不見士伯註杜士伯 其人曰能亡人於國註杜言能與人俱

不能見於此焉用之註杜何用 士季曰吾與此同罪註杜俱有

非義之也將何見焉註杜言已非慕先蔑 及歸遂不見註杜賈先

正卿而不匡諫且俱出奔惡 狄侵我西鄙公使告于晉趙宣子使因

賈季問酆舒且讓之註杜酆舒狄相 酆舒問於賈季曰趙衰趙盾孰

賢對曰趙衰冬日之日也趙盾夏日之日也註杜冬日可愛 秋八月

齊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會晉趙盾盟于扈晉侯立

故也公後至故不書所會凡會諸侯不書所會後也

杜不書所會謂不具列

公侯及卿大夫後至不書其國辟不效也

杜此傳還自釋凡例之意

安衡案其國謂後至之國敬勉也

疾也言魯侯後期不書所會諸侯為魯侯辟不勉疾於事之過也杜注大謬穆伯娶于

莒曰戴已生文伯其娣聲已生惠叔

杜穆伯公孫敖也文伯敖也惠叔難也

戴已卒

又聘于莒莒人以聲已辭則為襄仲聘焉

杜襄仲公孫敖從父昆弟

冬徐伐

莒莒人來請盟

杜見伐故欲結援

穆伯如許泄盟且為仲逆及鄆陵登

城見之美

杜鄆陵莒邑

自為娶之仲請攻之公將許之叔仲惠伯諫

杜惠伯叔牙孫

曰臣聞之兵作於內為亂於外為寇寇猶及人亂自

及也今臣作亂而君不禁以啓寇讎若之何公止之惠伯成之

杜平二子使仲舍之

杜舍不娶

公孫敖友之

杜還莒女

復為兄弟如初

從之

杜為明年公孫敖奔莒傳

晉卻缺言於趙宣子曰日衛不睦故取其地

杜日在元年

今已睡矣可以歸之數而不討何以示威服而

不柔何以示懷

杜柔安也

安衡案懷來也

非威非懷何以示德無

德何以主盟子為正卿以主諸侯而不務德將若之何夏書曰

杜書逸

戒之用休

杜有休則戒之勿休

安衡案戒飭之以行休美之

黃之用威

杜董督

也者罪則督之以威刑

勸之以九歌勿使壞

安衡案夏書止此下乃卻缺釋書之辭撰偽書者并米之又顛倒其文人之

大禹謨中孔穎達依偽書以釋之非也

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六府三事謂之

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義而

行之謂之德禮

杜德正德也禮以制財用安衡案義宜也得三事所宜而行之謂之德與禮德本或誤

無禮不樂所由叛也若吾子之德莫可歌也其誰來之

杜德正德也禮以制財用安衡案義宜也得三事所宜而行之謂之德與禮德本或誤

也

盍使睦者歌吾子乎宣子說之

杜猶

也歸

杜為明年晉歸鄭衛田張木

八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八月戊申天王崩冬十月壬午公

子遂會魯趙盾盟于衡雅註杜 壬午月 乙酉公子遂會維我盟于

暴註杜 乙酉月八日也暴鄭地公子遂不受命而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

復丙戌奔莒註杜 不言出受命 又蝨註杜 無傳為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

司城來奔註杜 司馬死不舍節司城奉身而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

傳八年春晉侯使解揚歸匡戚之田于衛註杜 匡本衛邑中屬鄭孔達

衛及取戚田 且復致公壻池之封自申至于虎牢之竟註杜 公壻池晉

取衛地以封之今并還衛也申鄭地註安 正義劉炫云服虔以為致之于鄭陸榮云

鄭地何緣乃以歸衛註杜 注於上年云為晉歸鄭衛田張本此云今并還衛立文不明

孔疏強解義終難通劉炫從服虔說以為致之於鄭也更詳之劉用照曰公壻池者

楚地名有公壻谿見定五年此人蓋因地為氏非晉君壻也未知是否傳遜云其時

止有公子公孫何嘗有公壻之稱且十七年趙穿與公壻池質于鄭趙穿亦公壻何

穿不稱而池獨稱乎傳以申與虔穿皆鄭地言申虎牢則還鄭已明故不復言鄭衛

案晉侯使解揚歸匡戚之田于衛承七年卻缺之言也卻缺不言鄭田然趙盾感蓋

使睦者歌吾子之言并還侵地於鄭故傳變文云且復致中與虎牢二邑大 夏秦

都以名通者故不繫之於鄭傳意甚明無可疑者公壻劉傳以為氏是也

人伐晉取武城以報令狐之役註杜 令狐役 秋襄王崩註杜 為公孫敖

晉人以扈之盟來討註杜 前年盟扈 冬襄仲會晉趙孟于衡陽報

扈之盟也遂會伊維之戎註杜 伊維之戎將伐魯公子遂 書曰公子遂

珍之也註杜 珍貴也大夫出竟有可以 穆伯如周弔喪不至以幣奔莒

從已氏焉註杜 已氏 宋襄夫人襄王之姊也昭公不禮焉註杜 昭公

夫人因戴氏之族註杜 華樂皇 以殺襄公之孫孔叔公孫鍾離

及大司馬公子印皆昭公之黨也司馬握節以死故書以官註杜 效猶致也

節國之符信也握 司城蕩意諸來奔效節於府人而出註杜 意諸公子

之以死示不廢命 公以其官逆之皆復之亦書以官比自貴之也註杜 卿違從大夫

蕩之 故以本官逆之請宋而復之 夷之蒐晉侯將登其鄭先都註杜 登之

司城官屬悉來奔故言皆復

軍也夷蒐

而使士穀梁益耳將中軍註杜 士穀本

在六年

先克曰狐趙之勳

不可廢也從之

杜狐偃趙衰有

安衡案從亡多矣獨舉狐

先克奪蒯

得日于董陰

杜七年晉禦秦師於董陰以軍

故箕鄭父先都士穀梁

益耳崩得為亂

杜為明年殺

經九年春毛伯來求金

杜求金以共葬事雖踰年而未葬故不稱王使

夫人姜氏如齊

杜無傳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

杜卿共葬

晉人殺

其大夫先都

杜下軍佐也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

杜無傳告

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

杜與先都

楚人伐鄭

杜楚子師於

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夏秋侵齊

杜無傳

秋八月

曹伯襄卒

杜無傳七年

九月癸酉地震

杜無傳地道安靜

冬楚子

使椒來聘

杜稱君以使大夫其禮辭與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祿

杜

葬曹共公

杜無傳

傳九年春王正月己酉使賊殺先克

杜箕鄭等所使也亂殺

乙丑晉

人殺先都梁益耳

杜乙丑正月十九日

毛伯衛來求金非禮也

杜天子不私求

不書王命未葬也二月莊叔如周葬襄王三月

甲戌晉人殺箕鄭父士穀蒯得

杜梁益耳蒯得

杜正義傳箕鄭先士

者經以殺之先後傳以位次序列衡案五人

范山言於楚子曰晉君少不

在諸侯北方可圖也

杜范山楚

杜安衡案志不在

楚子師于狼淵以

伐鄭

杜陳師狼淵為伐鄭援也

囚公子堅公子尤及樂耳

杜三子鄭

鄭及楚平公子遂會晉趙盾宋華耦衛孔達許大夫救鄭不及

楚師卿不書緩也以懲不恪

杜華耦華父督曾孫公子遂獨不在賤者諸

同之於他國此春

夏楚侵陳克壺丘

杜壺丘以其服於晉也秋楚

左傳卷之八

卷之八

廿



公子朱自東夷伐陳註杜子朱息陳人敗之獲公子後陳懼及

楚平註杜少楚陵中國明年所以有厥貉之會冬楚子越椒來聘執幣傲

弗福也註杜十二年傳曰先君之敵器使下臣致諸執事明奉使皆安衡案圭

先君凡聘亨束帛加璧今註杜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祿禮也註杜秦慕諸夏

執之傲故言傲其先君耳註杜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祿禮也註杜秦慕諸夏

魯因有翟泉之盟故追贈僖公并及成風本非魯方註杜諸侯相弔賀也雖不當

事苟有禮焉書也以無忘舊好註杜送死不及尸故曰不當事書者書於

經十年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註杜無傳公與小夏秦伐晉註杜不

將帥告註杜楚殺其大夫宜申註杜宜申子西也謀註杜自正月不雨至于秋

七月註杜無傳義與註杜及蘇子盟于女栗註杜女栗地名關蘇子周卿士頃

狄侵宋註杜無傳註杜楚子蔡侯次于厥貉註杜厥貉地名關將伐

傳十年春晉人伐秦取少梁註杜少梁馮翊註杜夏秦伯伐晉取北徵註杜

報少安釋文徵如字三蒼云縣屬馮翊音懲一音張里及齊召南云地理志云左

梁馮翊徵類師古注曰今之澄城縣是也左傳所謂取北徵正此地耳而杜

元凱未詳其處也衡案晉雖有河西其境恐未及馮翊上文云晉人伐秦取少梁注

云少梁馮翊夏陽縣是晉始取馮翊一邑可見當時馮翊屬秦此云秦伯伐晉取北

徵則北徵晉國內地非與秦接壤註杜初楚范巫裔似註杜裔似范

子玉子西曰二君皆將強死城濮之役王思之故使止子玉曰註杜謂成王與

母死不及止子西子西縊而縣絕註杜在僖二註杜王使適至遂止之

使為商公註杜商楚邑今註杜汧漢沂江將入郢註杜汧順流

註杜小洲註杜安馬宗璉云水經江水又東逕江陵縣故城南註杜下見之懼而辭

曰臣免於死又有讒言謂臣將逃臣歸死於司敗也註杜陳楚名司

子西畏讒言王使為工尹註杜掌百工註杜又與子家謀弑穆王穆王聞

之五月殺鬬宜申及仲歸註杜仲歸子家註杜秋七月及蘇子盟于女

栗頃王立故也

杜僖十年狄滅溫蘇子奔衛今復見蓋王復之

陳侯鄭伯會楚子于息

冬遂及蔡侯次于厥貉

杜陳鄭及宋麋子不書者宋鄭執甲苟免為楚僕任受役於司馬麋子恥之遂逃而歸三君失位

將以伐宋宋華御事曰楚欲弱我也先為之

弱乎何必使誘我我實不能民何罪乃逆楚子勞且聽命

杜時

欲誘呼宋共戰

安衡案誘誑呼也不待楚誑呼而降

遂道以田孟諸

杜孟諸

宋大藪也在梁國睢陽縣東北

宋公為右孟鄭伯為左孟

杜孟田獵

期思公復遂

為右司馬

杜復遂楚期思邑公今弋陽期思縣

子朱及文之無畏為左司馬

杜將

張兩甄故置二左司馬然則右司馬一人當中央

安正義宋公為右孟無畏為左司馬而誅宋公之僕自謂當官而行明無畏當右子朱當左是其張兩甄故

杜不夙駕

置二左司馬使各掌一甄自然右司馬一人當中央也

命夙駕載燧

杜燧取

宋公違命

杜載燧

無畏扶其僕以徇或謂子舟曰國君不可戮也子舟曰當官而

行何疆之有

杜子舟無畏字

詩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

杜詩大雅美神

也敢愛死以亂官乎

杜為宣十四年宋人殺子舟張本

厥貉之會麋子逃歸

杜明

年楚子伐麋傳

安惠棟云麋亦作麋注不釋其地所在案威宏之荊州記云當陽本楚之

滿崇復伐麋至于錫穴漢書地理志錫縣屬漢中郡十六年傳麋人率百濮聚于選

杜濮見牧誓注云在江漢之南以二文言之麋應在楚西南當陽近江陵江陵楚東境

近楊州當陽又在其東則當陽與麋風馬牛不相及釋例非也

也敢愛死以亂官乎

也敢愛死以亂官乎

杜詩大雅詭人隨人無正心者

是亦非辟疆

經十有一年春楚子伐麋

杜計前年地

夏叔仲彭生會晉卻缺

于承匡

杜承匡宋地在陳留襄邑縣西

安釋文叔彭生叔又作於本或作叔

無仲字案漢書五行志水經陰溝水注並引作夏叔彭生會晉卻缺于承匡石經宋本

云襄邑本襄陵承匡鄉也宋襄公所葬故曰襄陵縣西三

秋曹伯來朝公子

遂如宋狄侵齊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杜鹹魯地

十一年春楚子伐麋成大心敗麋師於防渚

杜成大心子玉之子大孫伯也防

潘崇復伐麇至于錫穴杜錫穴麇地安釋文錫音羊或作錫星歷及阮

與釋文合按漢書地理志錫縣屬漢中郡應劭曰音陽師古曰即春秋所謂錫穴而後漢書郡國志又云沔陽有鐵安陽有錫春秋時曰錫穴釋文又曰錫本或作錫星

歷及劉昭郡國志補注引傳文亦作錫穴似作錫字為當夏叔仲惠伯會晉卻缺于承匡謀諸侯

之從於楚者杜九年陳鄭及楚平秋曹文公來朝即位而來見也

襄仲聘于宋且言司城蕩意諸而復之杜八年意諸來奔歸不書史失之因賀楚

師之不害也杜往年楚次厥鄭瞞侵齊杜鄭瞞狄國名防風之後漆姓遂伐

我公卜使叔孫得臣追之吉侯叔夏御莊叔杜莊叔縣房甥為

右富父終甥駟乘杜駟乘四人共車冬十月甲午敗狄于鹹獲長狄僑

如杜僑如鄭瞞國之君蓋長三富父終甥搯其喉以戈殺之杜搯猶

埋其首於子駒之門杜子駒魯郭門骨節非常以命宣伯杜得臣待事

初宋武公之世鄭瞞伐宋杜在春秋前司徒皇父帥師

禦之而班御皇父充石杜皇父戴公子公子穀甥為右司寇牛

父駟乘以敗狄于長丘杜長丘地獲長狄緣斯杜緣斯僑皇父之

二子死焉杜皇父與穀甥及牛父皆死故而班獨受賞安顧炎武云傳本云皇父之二子解乃云

而門之名追錄其受賞之由餘不及載耳衡案之與也月令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間注云保介車右也置耒耜於車右與御者之間是也此役皇父為將

若不死當首賞之而班獨受賞明駟乘之中而班獨存故杜訓之為與謂三子皆死是也顧讀之如字以二子為皇父之子檢上下文不見皇父之子與此役之事傳

何以獨記其死也至言三大夫亦有賞特以而門之名追錄班受宋公於是

以門賞而班使食其征杜門關門安王引之云城門與關皆有我此所食者

不物者正其貨賄鄭注云正讀為征征稅也司關掌國貨之節以關門而掌其治禁與其征廩是門與關異司關又云國凶札則無關門之征謂關之征門之征也傳言

以門賞而班而不及關下文又云謂之而門則為城門之征明甚杜乃以門為關門是直不知門與關之有別矣衡案門乃郭門亦謂之國門非天子五門諸侯三門之

謂之而門晉之滅潞也杜在宣十獲僑如之弟焚如齊襄公之

二年註魯桓之十六年註安陸祭云史記魯世家引此傳文作齊惠公二年又齊世家云惠公二年書王子城父敗長翟三文皆同案惠之二年即魯宣之二年也在晉滅潞之前僅十三年耳此傳以惠公為襄公蓋傳寫之謬杜因有是說失之不考也

鄭瞞伐齊齊王子成父獲其弟榮如註榮如焚如之弟焚如後死而先

以魯桓十六年死至宣十五年一百三歲其兄猶註說者欲其兄弟仲季相次榮如

在傳言既長且壽有異於人王子成父齊大夫註埋其首於周首之北門

註周首齊邑濟北穀城註衛人獲其季弟簡如註代齊退走註鄭瞞由

是遂亡註長狄之種絕註安顧炎武云傳云亡者特其國亡耳杜以後世不聞有長

至其孫長止六尺餘豈可以此論邪衛案鄭瞞兄弟身軀長大其勇力益亦殊絕於

一時恃此以暴橫於諸夏終亡其國故傳歷序其死至此乃言鄭瞞由是遂亡其意

蓋明力之不足恃不止記其異也杜以傳為專記異又見上文歷舉其死而以鄭瞞

由是遂亡結之以為種絕顧駁之是也然言杜以後世無長人為種絕則亦非杜意

也邾大夫朱儒自安於夫鍾註安處也夫註安衛案其意安註國人弗

徇註徇順也為明年註邾伯來奔傳註稱爵見公以祀伯來朝註杜復

經十有二年春王正月邾伯來奔註稱爵見公以祀伯來朝註杜復

伯舍註二月庚子子叔姬卒註既嫁成人雖見出註夏楚人圍巢註杜巢

夷禮註楚問小國廬江六註秋滕子來朝秦伯使術來聘註術不稱氏註冬十有

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註不書敗績交綏而退不大崩也稱入註秦晉無功以徵者告也皆陳曰戰例

在莊十一年河曲註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註鄆魯所爭者城陽姑註幕縣南有負亭負即鄆

也以其遠偏外註國故帥師城之註傳十二年春邾伯卒邾人立君註於外邑故註太子以夫鍾與邾

邾來奔註邾邾註安惠士奇云服虔以邾邾為邾邾之家實圭太子以其國實

也邾大夫子以邾邾來奔猶言太子僕以其寶玉來奔耳邾為伯爵當執躬圭圭為邾

國之寶故謂之曰邾圭猶王子朝所用之圭稱成周之寶圭若以圭為邾之邑名則

夫鍾亦是邾邑何獨於圭而曰邾乎且邾大夫所挾之邑則為邾邑可知又何須加

邾字以明之乎襄之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問邾來奔昭之五年昔年夷以卒妻及

防茲來奔三十一年邾黑肱以濫來奔不聞稱為邾漆邾濫昔年妻也以是言之邾

邾必非邑名說文邾隴西上邾也而云邾邑是左傳古本無作邾邾者左傳舊解

亦無訓為邑名者自杜氏誤從邑名之解而後世傳寫公以諸侯逆之非禮

者遂加邑作邾於是邾圭之為寶玉莫有能知之者矣

也註杜非公寵故書曰邾伯來奔不書地尊諸侯也註杜既尊以為諸侯故不復見

其竊邑又沒其專土叛君之罪及謂之諸侯而尊之豈其然乎意者邾伯以去

年卒大子今即位而不能自安遂出奔夫踰年即位則真邾伯矣以其日淺或謂之大子而左氏則誤以為大子出奔也衡案邾邾服虔以為邾國之圭是也侏儒為大

子君卒當立而國人別立君不得已以其所居之夫鍾與邾國之命圭來奔魯侯憫其意而利其地又取其執命圭以諸侯逆之然侏儒實大子非諸侯故傳明斷之曰

非禮也然後繼之曰故書曰邾伯來奔是春秋書邾伯貶魯侯以諸侯逆之慢然書曰邾伯也舉一出千載不可得而改之義言各有當非言魯侯以諸侯逆之慢然書曰邾伯也

後儒深刻不通禮其棄左氏而說春秋率求杜杞桓公來朝始朝公也註杜即

位始杜且請絕叔姬而無絕昏公許之註杜不絕昏立其嫁以為夫

來朝杜二月叔姬卒不言祀絕也註杜既許其絕故不言祀書叔姬

言非女也註杜女未嫁而卒不書楚令尹大孫伯卒成嘉為令尹註杜若敖

子羣舒救楚註杜羣舒偃姓舒庸舒鳩之屬今廬夏子孔執舒子平及宗

子遂圍巢註杜平舒君名宗巢秋滕昭公來朝亦始朝公也秦伯使

西乞術來聘且言將伐晉襄仲辭玉曰君不忘先君之好昭臨

魯國鎮撫其社稷重之以大器寡君敢辭玉註杜大器圭璋也不欲

對曰不腆敝器不足辭也註杜腆厚主人三辭賓答曰寡君願微

福于周公魯公以事君註杜微要也魯公伯禽也言願不腆先君之敝

器使下臣致諸執事以為瑞節註杜節信也出聘必告安中井積德云

君之命結二國之好註杜藉薦是以敢致之襄仲曰不有君子其

能國乎國無陋矣厚賄之註杜賄贈秦為令狐之役故冬秦伯伐

晉取羈馬註杜今狐役在七晉人禦之趙盾將中軍荀林父佐之註杜

卻缺將上軍註杜代箕史駢佐之註杜代林欒盾將下軍註杜

胥甲佐之註杜代先都范無恤御戎註杜代步以從秦師于

河曲史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從之秦人欲戰秦

謂士會曰若何而戰註晉士會七年奔秦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史

必實為此謀將以老我師也註史駢趙盾屬大夫新出佐上軍趙有側室曰景

君之壻也註側室支子穿趙夙庶孫有龍而弱不在軍事註弱年少也又未

也若解晉君未嘗法註焦楠云在察也故云悉知術案謂其意不在軍事言不以勝敗為意也九年傳

知諸侯恐不可通註也若解晉君未嘗法註好勇而狂且惡史駢之位上軍也若使輕者肆

焉其可註肆暫往安惠棟云服虔曰肆突言使輕銳之兵往驅突晉軍案詩

秦伯以璧祈戰于河註秦禱求十二月戊午秦軍掩晉上

軍趙穿追之不及註上軍不動趙反怒曰襄糧坐甲固敵是求敵

至不擊將何俟焉軍吏曰將有待也註待可穿曰我不知謀將

獨出乃以其屬出宣子曰秦獲穿也獲一卿矣註傳三十二年晉

秦以勝歸我何以報乃皆出戰交綏註杜司

秦行人夜註法曰逐奔不遠從綏不及逐奔不遠則難誘從綏不及則難陷然則

戒晉師曰兩君之士皆未愁也明日請相見也註杜愁也安釋文

觀及方言云傷也字林云間也正義愁者缺之貌今註也

肆懼我也註肆目動心不安言肆聲放失常節將遁矣薄諸河必敗之註杜薄迫

趙穿當軍門呼曰死傷未收而棄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於

險無勇也乃止註杜晉師止為宣元年放晉甲傳秦師夜遁復侵晉入瑕城諸及

鄆書時也

鄆書時也

鄆書時也

鄆書時也

鄆書時也

鄆書時也

左傳輯釋

卷八

左傳輯釋卷八終

134  
21  
283

134  
10  
263



